

著房山六漱
俠大洋海

龍球

行印局書光龍



龍王

第二集目次

海洋大俠 球龍目次 第二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三回 | 抒抑塞一怒打蠻童 | 運機謀幾番誇海口 |
| 第十四回 | 劍影橫空當場逢敵手 | 刀光匝地鏖戰識奇才 |
| 第十五回 | 獨指擲庸夫堂前罵賊 | 羣奸擒俠士笑裏藏刀 |
| 第十六回 | 鬧清閨暗飛裙裏腿 | 阻公差力護病中人 |
| 第十七回 | 累家屬株連擒病母 | 奉慈姑慷慨入天牢 |
| 第十八回 | 抱犢山避兵成福地 | 壁虎功彈指上高峯 |
| 第十九回 | 報前仇畫樓同授首 | 劫賊官狹路不容車 |
| 第二十回 | 蛺蝶分花鳴鎗驚霹靂 | 鴛鴦落水貪吏失頭顱 |
| 第二十一回 | 石球登絕頂道士收徒 | 童子拜觀音佳人中計 |
| 第二十二回 | 羅衣委地弱質露霜膚 | 妙手醫傷香臍留黑影 |



1



第二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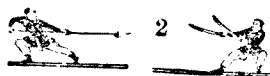
無可奈何縱刀圈霜鋒剖腹

出於意外思影事獨夜驚心

第二十四回

血口噴人風波生剗地

嬌姿着眼咫尺看傾城



第十三回 拚抑塞一怒打變童 運機謀幾番誇海口

普因坐在席上。覺得有些刺促不安。偏偏的冤家撞着了對頭。昨天夜裏到宜興路上去。劫了一個坐小車的客人。得了一百多塊錢。回來之後。只把贓銀往床下的箱子裏一塞。也沒有留意到有人搜他的箱子。到了吃飯之時。他陡然看見自己上首坐了兩個面生的和尚。他也沒有留意。只當是趕齋的和尚。也就隨隨意意的坐下。想不到大家正在低眉合眼等飯吃的時候。耳邊忽聽得有人說一聲。這就是搶我的強盜啊。普因聽了此言。吃驚非小。急忙睜開兩眼看來。彷彿認得就是昨天夜裏在宜興路上相遇的人。普因想不好了。今天怎麼會和他狹路相逢。這便怎麼好。轉念一想。我的面上。又沒有記認。他如何認得清楚。

不過是看着相像罷了。他既然沒有證據。我又何必虛心。這一念剛剛閃電般在腦中一晃。早聽中間座上本寺方丈喝一聲拿下。坐在普因肩下的兩個老和尚。齊齊地答應一聲。一縱身就要伸手來抓。普因趁他們的手將到未到之際。撲的一個飛雲縱。往屋頂上直穿出去。把屋頂的椽子撞斷了幾根。磚頭瓦片。雨點般紛紛打落下來。打得齋堂上。一天星斗。還把幾個光着頭的和尚。一個個打得頭破血淋。登時大家發聲喊。一齊立起來要走。這當時的情景。也就同魯智深大鬧五台山時候的捲堂大散差不多。虧得方丈端坐不動。大叫大衆快些坐下。不要驚慌。只拿普因一個。別人都相干。衆僧聽了。方纔大家照舊坐下。打傷的幾個和尚。自有執事的引去包探敷治。不必提他。單講天甯寺的兩個老和尚。一個叫明心。俗家姓蘇。叫蘇崐生。曾做過實缺總兵記

名提督。爲滿洲政府立下了許多戰功。只爲性情剛傲。不會巴結上司。上司不喜歡他。就把他奏參革職。恰派了個極無用而極會拍馬屁的一個副將國人龍。去署理他的缺。蘇崐生把印交了出來。國人龍又在交代上十分作難。這樣不合。那款不符。不肯出後任的印結。蘇崐生急了。就自己趕到衙門裏和他交涉。國人龍本是個勢利小子。想着蘇崐生已經奉旨革職的人員。還來纏帳些什麼。見了他就大模大樣。待理不理的。蘇崐生心上已是十分生氣。勉強忍住了。談了幾句閒話。就提到交代上的事情。蘇崐生說我的交代。得請你閣下原諒些。向來的前後任。都是這般辦法。可不是我創出來的。你閣下以前。也署過好幾次缺的。雖是千總外委的徵末前程。也都是如此。何況是總兵衙門呢。國人龍是個兔子出身。從外委做起。直保到副將。非但沒有立過一點

戰功。就連馬步箭都不會射。歷來都是倚仗他的尊臀。立下許多汗馬功勞。一直升到這般地位。從來做過兔子的。人沒有不是具着一肚子的勢利心。他眼裏如何瞧得起一個已經革職的總兵。更兼蘇崐生這幾句話。雖不是有意說他。他恰以爲蘇崐生是有心譏誚。想着你明明知道我是外委。干總出身。恰有意來取笑我。難道你取笑我幾句。我就出給你印結不成。想着冷冷的笑道。外委也罷。干總也罷。都不干我事。總而言之。咱們是咱們。別人是別人。你只要叫我不要吃虧。我的印結自然可以給你。你如今要我吃虧。這如何辦得到。蘇崐生見了他這傲慢的樣兒。不覺那一口氣。就有些忍不住了。立起身含怒說道。這算什麼話。我當初也是和你一般。在移交上吃虧了一千多銀子。你現在吃了虧。將來也可以移交給後任的。我是個撤任的人。難不成這一筆錢。

你還要我賠出來麼。國人龍仰面冷笑道。前任後任。是講同寅的交情。大家既是同寅。將來未必沒有相逢的日子。你不但是撤任人員。而且已經奉旨革職。還提什麼同寅不同寅的話。你請便罷。我還有公事。可不能陪着你在這裏談天。我要少陪了。說着。就不由分說。大搖大擺的立起來。要走進去。蘇崐生見他這般可惡。再也忍不住。那一把無名火。燄騰騰的直升起來。跳起身喝一聲。站住。這一聲就如當空霹靂一般。國人龍不覺一驚。站住了。回頭說道。你還有什麼話說。你有話去給我的賬房師爺說就是了。蘇崐生喝道。你這小兔崽子。什麼東西。你也算人麼。你要在老子們面前擺屁架子。你怎麼配。老子們的功名。都是憑着性命去換得來的。不像你這兔崽子。只憑着屁股去換功名。往常的時候。你靠着老斗的勢力。欺負別人。也還罷了。如今你索性欺負起老



子來。這還了得。老實告訴你說。你好好的把印結雙手送出來。還是罷了。如若不然。叫你試一試老子的手段。國人龍本是個不知分量的人。在他眼光裏頭。看得蘇崐生稀鬆了。然以爲你是已經革職的舊官。我是氣燄方張的新貴。你既要我的印結。我就要擺些新貴的威風出來。給你看看。非要你好好的敷衍一下。你這張印結。不用打算到手。那裏想到蘇崐生是個硬漢子。向來不肯敷衍人。把國人龍弄得動起氣來。故意要作難作難他。不肯出這張前任交代清楚的印結。今天又當面給蘇崐生挺撞了幾句。他格外生氣。回身就走。更不想蘇崐生忽然大發雷霆。狗血噴頭的這們罵了他一頓。叫他面子上如何下得去。不覺也勃然大怒。又羞又氣。連耳根帶脖子都漲得通紅。大喝道。你這混賬東西。今天敢是瘋了嗎。來人快把他攆出去。差弁們一聲答應。恰不敢



動手攆他。蘇崐生罵道：「你這賊兒子，敢攆我嗎？」國人龍說：「你出口傷人，分明是發了瘋痰。這裏是什麼地方，如何容得你這個瘋子在這裏這般胡鬧。」蘇崐生呼呼冷笑道：「我是瘋子嗎？你把屁眼來換功名，才是瘋子呢。」國人龍給他說得火透天門，大叫一聲：「你們給我把他拿下。」先把他押起來。回頭我自把他押到軍門那裏去。衆人雖然答應，眼大眼小的看着蘇崐生，沒一個敢走上去拿的。一來爲他是個有名的勇將，千軍萬馬之中，常常直出直進的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這班風吹得倒的，差弁如何敢近他的身。二則他究竟是前任的主官，卸事未久，不好意思拿他。所以大家都不走上去。蘇崐生恰看着他們，笑道：「你們有胆量不要命的，只顧來拿啊。」動一動的，不是好漢子。大家聽了這兩句話，非但不往前走，倒反一齊蹣跚踉蹌的往後倒退，好像走上一步，就要受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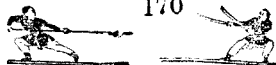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。激得國人龍暴跳如雷。竟不顧利害的趕過來。一伸手就要抓蘇
 崐生。那知手剛伸到蘇崐生身上。離不到一二寸的地步。好好的一個
 蘇崐生不見了。恰在後面把國人龍的屁股摸了一下。急得國人龍轉
 過身來。破口大罵。劈胸一拳打去。蘇崐生始而雖然罵他幾句。恰倒沒
 有一定把他怎樣的意思。不過當着大家。坍塌他的檯。也就完了。所以
 國人龍要動手拿他。他一晃身軀。轉到他的後面。摸了他一下屁股。及
 至國人龍實在急了。破口亂罵起來。蘇崐生方纔動了真火。見他劈胸
 打過一拳來。依然一轉身晃到他背後。飛起一腿。正挑在國人龍的糞
 門上。挑得國人龍一個身體。平空飛起。直飛出長窗之外。有一丈多高。
 仰面跌下。連一聲阿呀也沒有喊得出。嘴裏鼻子裏骨都都的冒出血
 來。一霎時面如金紙。閉目無言。一班差弁。忙趕過去看時。眼見得已有



九分死數。齊聲喊道。不好了。大人給人踢死了。蘇崐生看着國人龍這般模樣。心上也不覺有些懊悔。想道。不想這小兔子這般無用。一脚就把他挑死了。大丈夫一身做事。一身當。豈可怕事逃走。繼而又轉念一想。我這般一個人。難道就抵了這兔子的命不成。這小兔子狗一般的人。怎配我來抵他的命。想到這裏。就倏然縱出後窗。飛身上屋。等得這班差弁叫了合衙的人。一齊擁進來時。蘇崐生早已影踪不見。一個總兵是二品大員。平空給人一脚踢死了。如何能就是這般過去。本省督撫同提督軍門。自然要照例奏報。嚴拿凶手。捉了幾個月。捉不着。特地奏明政府。把北京步軍統領衙門第一個有名捕快班頭林玉榮。調了出來。林玉榮的拳棒功夫。要算是北五省的好手。他一出北京。先到狼山總兵衙門裏。看了一遍。揣度當時的情形。一定是從後窗戶飛身上



屋的。自己上得屋去。細細看來。屋上的瓦。都整整齊齊。一張新破的也。沒有。林玉榮暗暗躊躇道。照這樣看來。蘇崐生果然名不虛傳。憑自己的真實功夫。要是和他較量起來。恐怕也未必贏他得了。當下定了主意。下得屋來。就在松江蘇州狼山三處。都租了一個寓所。門外貼着步軍統領衙門督捕處林的長紅條子。在條子之旁。又寫了一張告白道。本督捕奉旨出京捕緝犯官蘇崐生。到案訊辦。限期一月之內。必能拿獲。除知風報信之人外。其餘人等。一律不許登門。此白。他自己恰一天到晚的。躲在寓裏。不出大門一步。一班本地的捕役。覺得十分詫異。恰爲他來頭甚大。不敢問他。他又每隔三五天。就把這班捕快請來吃一頓飯。一句公事話也不說。在蘇州住了六七天。又到松江住了五天。就回到狼山來。又把那班捕快約去吃飯。吃過了飯。有幾個捕快忍不住。



了。問問他可有犯官的踪跡。他哈哈一笑。把手拍着口袋道。蘇崐生嗎。早已給我捉在這口袋裏頭了。衆人聽了大驚道。怎麼蘇崐生已經捉在您的口袋裏頭了。大約是他的地址。給您訪着了罷。林玉榮道。現在雖還沒有捉到。但我看起來。這個蘇崐生。竟是個徒有虛名的弱蟲。料想他即便會些三脚毛的拳棒。也是有限的。不和我照面便罷。要是和我照了面。包管不費吹灰之力。就把他拿住了。衆人聽了。面面相看的道。您話雖不錯。但他不和您照面。您又到那裏去拿他呢。林玉榮拍着胸脯道。就這一件事看來。就知道他是個不中用的東西了。你們想。但凡是個英雄。決不怕人拿捉。他既知道我來拿他。這差不多已經二十來天的功夫。他恰躲在洞裏。躲得緊騰騰地。不敢出來。他明知道我没有地方去拿他。只好罷休。他恰沒有想到我的奉旨出京。是訪拿有本

領有擔當的蘇崐生。不是訪拿躲着不敢出頭。毫無膽量的蘇崐生。他若始終不敢出頭。我過了一個月限期。就回京銷差復旨去了。像他這樣一個虎頭蛇尾的人。只好算作地方上的小賊。不配算什麼英雄。只消你們幾位。和他動動手。就把他拿住了。他還有膽子和我照面嗎。說着。就給大家斟了一杯酒。自己舉起大杯一飲而盡。道：你們諸位喝了這一杯酒。蘇崐生就算給我拿住了。話猶未畢。屋子裏燈光一閃。只聽得一聲蘇崐生在此。這一句不打緊。驚得大家直立起來。忽地燈光又是一閃。大家一展眼的功夫。林玉榮已經不見。蘇崐生也踪跡全無。正是

人影迷離搖燭影。刀光爛燦映星光。

不知林玉榮到那裏去了。諸君請看下爻。便知分曉。

第十四回 劍影橫空當場逢敵手 刀光匝地鏖戰識奇才

林玉榮明明知道蘇崑生是個英雄。但凡是世界上的英雄。必定生着一身傲骨。再也不肯給人說一聲沒用。自己想想從北京趕到江南。雖然仗着一身真實功夫。辦案原不怕栽筋斗。只是人地生疎。蘇崑生自己不出來。他到那裏去訪他的踪跡。所以想了個請將不如激將的法兒。料着蘇崑生的本人。一定常常在蘇州松江狼山三處探聽消息。所以他在這三處地方。都揀定一個寓所。又煌煌的貼出督捕紅條。更加上了一張一月之內必能拿獲的告白。隔上幾天。就把這班捕快請來。高談闊論的。把蘇崑生說得一錢不值。原是有意激他的。果然這一天夜裏。說到分際。蘇崑生就來了。林玉榮是久經大敵的慣家。雖然口中

說着話。手裏拿着酒杯。恰全神注意在院子裏頭。和後面的窗戶。正把一杯酒一飲而乾。眼睛裏早見一個黑影兒。在屋上飄身落下。兩腳還沒有着到地上。已見一件東西。劈面飛來。同時喝一聲蘇崑生在此。林玉榮何等眼明手快。眼看着一個彈子。照着他手裏的酒杯打來。急忙起左手一拈。接個正着。這時候蘇崑生脚剛着地。見彈子已被林玉榮接去。不免心上一驚。知道林玉榮不是等閒之輩。就一縱身依然飛上屋面。迎面早飛上一個人來。喝一聲蘇崑生往那裏走。看傢伙罷。右手只一揚。蘇崑生疾地一低頭。恰沒有什麼暗器。是個虛招。蘇崑生知道不好。林玉榮就在他一低頭之際。左手往右腋之下一推。撲的一彈子。早到。正打在蘇崑生紫巾之上。幸而沒有受傷。林玉榮長笑一聲道。我只道是怎樣三頭六臂的蘇崑生。原來也不過如此。好漢子不要走來。

和我較量較量。說着就在腰間拔出刀來。蘇崐生一轉身也拔出寶劍。喝道。林玉榮你這小子。膽敢在背後罵人。今天叫你試試我的厲害。說不了一劍分心刺進。林玉榮一閃身躲過這一劍。順勢把刀一掠。不防蘇崐生一劍刺空了。也順手把寶劍一擺。眼看着冷森森的劍影。就在林玉榮脇下直逼進來。林玉榮的刀光也在蘇崐生腰間一閃。這一下兩下各吃大驚。急忙同時往後一騰。林玉榮剛剛在屋面上立定。蘇崐生恰騰了個空。直跌下院子裏頭去了。林玉榮正要進步。蘇崐生又倏然縱了上來。林玉榮也不免一呆。這才大家知道今天碰着了勁敵。林玉榮笑道。好小子。不怕閃壞了腰嗎。蘇崐生大叫。姓林的不要混吹。看劍。使出全身本領。一團白雪般直滾進來。林玉榮舞刀相抵。兩個都不致怠慢。大家把全副精神施展出來。在這月光星影之中。只見兩道白

光。霍霍地閃着。嗤嗤地作響。縱橫環繞的。就如雲飛電掣一般。一班捕快。只大家擁在院子裏頭。呆看。不敢上去相幫。鬥到間深之處。只聽屋上林玉榮喝一聲着。刀光閃處。撲通的屋上落下一個人來。一班捕快發聲喊。往後就退。蘇崐生早一蹶脚。飛上牆頭。林玉榮飛身就趕。蘇崐生的脚下略略慢得一點。林玉榮已縱到背後。一伸手抓住了蘇崐生的肩頭衣服。往下一摔。蘇崐生給他摔下地來。急待掙扎。林玉榮一腿早到。把蘇崐生踢了一交。一把寶劍。也踢得飛起來。噹的掉在地上。林玉榮不待蘇崐生跳起來。脚尖在蘇崐生腰間一點。還沒有點着蘇崐生的身體。迎面一條黑影疾飛而下。比鷹隼還要快些。霎時已經飛到面前。一手在林玉榮脚面上一拂。林玉榮疾忙一縮。地上的蘇崐生就地一滾。滾出十幾步之外。只聽得來的黑衣大漢。大叫林玉榮休得猖

狂欺侮小孩子。蘇崐生來也。這一聲又把大家嚇了一跳。林玉榮急忙問道。你是蘇崐生嗎。蘇崐生道。你老爺行不更名。坐不改姓。浙江蘇崐生的便是。你就是什麼北京下來的林玉榮麼。林玉榮道。你既然知道你林老爺的大名。還敢來送死麼。方才你的替身也叫蘇崐生。不是我刀下留情。早已要了他的命。你這個替身。到底是誰。怎麼冒冒失失的假充字號。是怎麼一回事。蘇崐生喝道。這是我徒弟陳曉山。我叫他來瞧瞧你這裏的情形。回去報告。不知他爲什麼要冒了我的姓名。和你動手。陳曉山在一旁應道。他說師傅是個沒用的人。只要給他一照面。就把師傅拿住了。說了無數的大話。我一時氣不過。想冒了師父的名。嚇他一嚇。不想肩頭上倒着他一刀。林玉榮聽了。方才明白是西貝的蘇崐生。就道。蘇崐生。你算了罷。你的徒弟。不過如此。料來你也不過

如此難道你還想和我動手不成。蘇崐生大怒道：你這小子，滿嘴裏胡說來來。我和你較量較量。林玉榮道：你徒弟的功夫，我方已經領教過的了。你們師徒兩個，併我一個，我也不怕。但是你要輸了怎麼樣。蘇崐生道：我輸了，立刻跟你到官。你要輸了呢。林玉榮道：我輸了我立刻回京。從此再不露面。蘇崐生道：好，就是這樣。於是兩個人就動起手來。兩個都用的單刀，真是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，沒半點兒差池。不但一班捕快看得呆了。連陳曉山立在一旁，也看得睜大了眼睛。張開了嘴，暗想：這才是棋逢敵手。將遇良材。怪道我吃了他的下風呢。蘇崐生一面動着手，覺得林玉榮的功夫，實在不差。自己使盡了精神，也只殺了一個平手。陳曉山的武藝，還沒有到家。如何是他的對手。林玉榮也想這個蘇崐生，委實厲害。就是他徒弟的武藝，也就不差。今天若是換一個

人準不是他的對手。兩人殺了半天。彼此佔不着半點便宜。又比較起拳腳來。鬥了好一回。依舊是半斤八兩。蘇崐生急了。一矮身軀。使一個葉底探蟠桃。雙掌一晃。直攻進林玉榮的兩肋。林玉榮使個風吹落葉。兩手往下一分。蘇崐生一見大喜。趁着這一分的手勢。往下一蹲。一個雙手托天。兩手已搶入林玉榮胯下。林玉榮大吃一驚。急忙使出看家本領來。身體略略一仰。右腿往上一亮。繳過了蘇崐生的兩手。同時左腿從右腿之下飛起來。直蹬到蘇崐生胸膛之上。這一個解數。叫作低頭看月。是少林拳裏最厲害的殺手着。你想敵人的兩手。已經搶進胯下。再要用手去招架。萬萬來不及。只好把身體微微一仰。橫過右腿。繳過了敵人的手。在這個當兒。敵人無論如何。再也想不到對面一腿。繳過了自已的手。還有一個殺手。緊跟着出來。不懂這個解數的。胸膛上

定要着他一腿。幸而蘇崐生也是少林名手。他看着林玉榮橫轉右腿。早已防備到這一步。林玉榮的左腿剛到他一仰身跌下地去。就地下一疊勁。平平的在林玉榮檔裏直穿過去。其快如風。一翻身竄起來。喝一聲且住。林玉榮也不先不後。叫聲住着。你這武藝是在何處學來。你的師傅是那一個。蘇崐生道。我師傅是福建少林寺的宏濟大師。你的拳法爲什麼竟同我一般家數。林玉榮聽了。連忙歛手笑道。原來是師兄到了。蘇崐生驚道。你也是少林寺出身嗎。林玉榮道。我師傅就是宏濟大師。今天遇見一家人了。師兄不嫌殘席。請進去喝一杯酒如何。蘇崐生正待答應。聽得陳曉山在後面一聲咳嗽。想一想林玉榮雖是同學。但他究竟是奉旨出京捉我的人。如今兩下見了面。非但不捉。倒反把個犯人請到廳上來吃酒。別的不打緊。恰叫他在上司面前。如何交

代得過。況且又有許多本地捕役在這裏。不要走了。風聲給京城裏知道。這還了得。就一拱手道。我們雖然同門。現在恰已成敵國。師弟只有這一句話。就足感盛情。說着。叫過陳曉山來道。你見過了師叔。就先回去。我要同着你師叔進京去了。陳曉山一呆。還沒有開口。林玉榮早接口過去說道。師兄。你說的是什麼話。又把我兄弟當作什麼人。這不是罵人麼。既然師兄存了這個意思。我也不好強留師兄在這裏吃酒。師兄只顧請便。兄弟自有道理。蘇崐生忙道。師弟。你可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。你請想一想。要是你做了我。是不是該這麼着。林玉榮道。師兄的話。自然不錯。剛剛今天遇見了同門弟兄。偏偏又有這般的巧事。師兄爲衛顧我。願意冲着我打官司。果然應該這麼着。但是師兄沒有想一想。假如你做了我呢。又應該怎麼樣。不能師兄你一個人做好漢子。

不許別人做好漢子啊。老實說一句。要真這麼着。就是您有意罵人了。蘇崐生給他這幾句話。竟說得啞口無言。陳曉山在這個時候。正要走過來拜見師叔。林玉榮說一聲且慢。對蘇崐生道。師兄。你不管怎麼樣。先到廳上去坐一坐。好不好。蘇崐生到了這個時候。自然點頭答應。走到廳上。林玉榮先拜見了師兄。陳曉山纔過來拜了師叔。叙起同門的譜系來。蘇崐生是宏濟大師的第三個徒弟。林玉榮是第十一個徒弟了。蘇崐生的法名。叫明心。林玉榮的法名。叫明海。當下林玉榮把蘇崐生推在第一席上坐下。添出酒餚來。又請這班捕快進來同坐。一班捕快不由大家都為難起來。蘇崐生是個提鎮大員。他們平日。又都認識的。如今蘇崐生雖然革職拿問。恰究竟和尋常百姓不同。這些捕快。怎敢同他對坐。這是一。二則蘇崐生是個欽犯。捕役是在官人役。怕有連

累不肯同坐。大家立在院子裏不進來。彼此互推了一回。有兩個年紀大些的。只得陪笑道。我們不敢和蘇軍門對坐。我們告辭了。林玉榮哼了一聲。看了他們一眼。也不開口。大家謝過林玉榮。正想走時。忽聽陳曉山厲聲喝道。走不得。那一個要走的。叫他同我較量較量。話還沒有說得完。一陣風呼的一來。人隨聲到。早立在中門裏面。明晃晃的寶劍。照得人陡的一凜。口中說道。我師傅雖不怕你們去叫人來拿他。但是你們都不能走。一個個給我安安穩穩的去吃酒。你們要是果然要去。叫人來拿我師傅。你們只管放大了膽。說個明白。不放你們走的。就不是好漢。若嘴裏不說。鬼頭鬼腦的想去帶人來拿我師傅。這可是我寶劍的生意到了。衆人聽了。你想那一個敢說我要去帶人來拿你。一個個都做聲不得。只好大着膽子走進來。不由大家齊齊的對蘇峴生請

了一個安。蘇崐生笑道。衆位不必客氣。我如今不是大人。是犯人了。大家來坐下吃酒要緊。大家怎敢不依。當下洗盞更酌。吃到三更多天氣。方才罷宴。依着蘇崐生是不肯回去。定要同着林玉榮進京。林玉榮如何肯應。蘇崐生已有七八分酒意。拍着自己的顛子道。老弟。愚兄一腔熱血。沒有可洒的地方。也沒有值得洒的事情。更找不着可以把性命交給他的知己。自從年大將軍死後。我這顆腦袋。尋不着一個着落的地方。若要把愚兄這一副銅筋鐵骨。來抵一個兔崽子的命。愚兄就死了。也對不起祖宗父母。更對不起師傅的一番教訓。想起來實在怪不值得。蘇崐生說到這裏。覺得天壤茫茫。知音何處。不由心上有些酸酸的起來。說話的聲音。就也有些沙了。林玉榮聽了。也很替他難受。又不好打斷他的話。只聽蘇崐生接着說道。如今見了老弟。我這顆腦袋。這



腔熱血。都算有了着落了。我就冲着您老弟的交情。算送給你了。林玉榮不等說完。連連搖手道。師兄這萬萬使不得。你這樣一來。你自然是個四海聞名的豪傑。可是我變成了什麼東西呢。我以後還怎麼好見人。又怎麼戴着鬼臉去見師傅。總而言之。這件事你就不必問了。蘇崐生道。是我的事。平空牽累到你身上的。怎麼叫我不要問。林玉榮見蘇崐生十分固執。就急了道。師兄。咱們不問青紅皂白。話可先得講個明白。你沖着我打這一場官司。到底爲什麼。無非爲的是我。我怕我不好交代。差使。所以情願跟着我進京去。可是你這一下。不是沖着我的面子。竟是害得我以後不能做人。你想這如何使得呢。蘇崐生聽到這句話。方才連連點頭道。不錯不錯。但是你究竟怎樣的交代呢。林玉榮正要說時。聽得礮然一响。接着叫聲阿唷。壞了我的媽呀。幾個捕快一齊跌

到地底裏頭去了。正是

華堂忽作雲中壘 俗客何妨地下觀
不知這些捕快因何吃跌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獨指擲庸夫堂前罵賊 羣奸擒俠士笑裏藏刀

一班捕快聽着林玉榮和蘇崐生講交情。只在旁邊聽着。不敢插嘴。有幾個捕快走。到屋角裏。隨便閒談。無意中見了一條五彩絨繩。飄飄的在那裏搖動。不覺隨手一抽。不想這一抽。就把站在中間的六七個捕快。一齊抽到地下去了。大家齊吃一驚。蘇崐生同陳曉山也覺詫異。只有林玉榮聽了捕快們叫出媽來。只覺十分好笑。急忙趕過去搶過絨繩。又是一抽。把翻板抽開。又把繩頭在壁上扣住了。走過去朝下一看。只見大家跌作一堆。阿呀之聲不絕。林玉榮想想這般沒用的東西。也要來當捕快。他沒有捕到強盜。還要給強盜捕了去呢。想着。向地窖裏叫道。你們諸位跌壞了沒有。自己能起得來麼。這幾個人裏頭有一個

是徐州府調來的名捕叫夏天。福會高來高去的功夫。跌下去之後。自己掙扎起來。聽見林玉榮在上面叫他。他就飛身而上。那幾個人恰都不會縱跳功夫的。這一位叫出媽來的寶貝。更是跌閃了腿。哼成一處。林玉榮給他哼得忍不住笑。忙忙的走到屋角裏。把脚一踏。地窖裏就呀的開了一扇小門。林玉榮指點他們從小門裏出來。大家拉拉扯扯的走了上來。直走到廳後一間小翻軒裏。移過一方地板。鑽出頭來。林玉榮不免說幾句抱歉的話。道。我一時疎忽。沒有瞧見你們幾位去扯動了這個機關。幸而這不過是個小翻板。只要把人翻進去就算了。大不了摔一交就完事。不至於性命交關。若是大翻板。或者是個水窖。那可糟了。衆人吃了這幾交大筋斗。雖然怪不着林玉榮。那幾個拉繩的人。恰着實受了一頓埋怨。林玉榮又見一個人跌破了頭。鮮血直淋。更

跌閃了腰腿。阿呀阿呀的喊個不住。林玉榮看了這副戎腔。滿心裏要笑。又不好意思。只得忍住了。趕緊取出傷藥。替他頭上腿上。都包紮好了。蘇崐生又追着問林玉榮究竟如何交代。林玉榮笑道。師兄。你不要問我交代不交代。只說我方才的話可差不差。蘇崐生道。你的話雖然不差。可是……林玉榮說既然不錯。交代不交代的事。你就不用管了。而且我的如何交代。自有隨機應變的方法。這一會兒你要叫我說。我也說不出啊。蘇崐生想一想。倒也有理。就說既如此。我可要走了。林玉榮說師兄請罷。我們後會有期。蘇崐生只一拱手。瞥然間燈光之下。少了兩個人。蘇崐生師徒兩個都走了。一班捕快。只覺得恍忽迷離的。竟像做夢一般。林玉榮對他們說了在三處寓所都做了個小小的機關。原指望捉着了人。好回去銷差。不料要捉的。竟是同門弟兄。如今也說

不得了。我只好立刻回京領罪。別的事我就問不着了。捕快們聽了一箇個心中發起急來。明知道林玉榮走了。上頭是只說公事。不說理的。依然還是要着落在他們身上拿人。這天大的干係。怎樣擔當得起。就推了夏天福出來說道。我們原知道蘇軍門是冤枉的。但是人命關天。非同小可。林大爺既替他不了。枉可的連累了自己。爲些什麼。而况蘇軍門也有太太少爺。更有親戚朋友。這件案子。越弄越大。國軍門是松江提台圖宮保的人。圖宮保又是鄂中堂的至親。豈肯就是這樣輕輕過去。再說一個新任總兵。給前任打死了。也不成一句話說。林大爺爲師兄弟分上。不肯捉拿蘇軍門。自然是林大爺的義氣。但是這件案子。終於不了。不知以後要連累多少人呢。依我們的愚見。像蘇軍門這樣功夫。不用說別人拿他不住。就拿住了他。說走就走。那一個人攔他得

住。林大爺何不依着蘇軍門的意思。和他一同進京。林大爺自己銷了差。我們也脫了干係。等到了刑部監裏的時候。那時節。那時節……還怕走不了嗎。林玉榮笑道。你們說的。都是半吊子的主意。算不得英雄。你們怕耽干係。只把事情統統都推在我身上就是了。衆人聽了。默然不語。只好快快而去。第二天。林玉榮果然走了。回到北京。對本官只說蘇崐生武藝高強。自己不是他的對手。步軍統領文豐也就罷了。只遞了一個摺子。申叙情形。這件案子就擱了起來。不料國人龍本是包衣旗人。和一班王府裏的人。最有交情。他老子國清。現當着王府總管。圖宮保又得了這班捕快們的報告。把林玉榮是蘇崐生同黨故縱的事。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信。給鄂中堂。鄂中堂大怒道。這還了得。林玉榮敢於朦蔽藐玩。結黨欺君。咱們旗人出去做官。給人打死了。會凶手都



拿不着。以後還有王法麼。就結結實實的在軍機處奏對的時候。參了文豐幾句。說他扶同隱蔽。立時奉了硃諭。把林玉榮拿交刑部嚴訊。連九門提督文豐也降了三級。步軍統領衙門裏。接到了軍機處抄傳的硃諭。要把林玉榮拿到刑部裏去。但是林玉榮是京城九門第一等好功夫的人。那一個敢去拿他。一班番子手。一個也不敢答應。文豐急了。罵道。你們這些奴才。是幹什麼事的。平日吃了錢糧不問事。如今要你們去捉一個林玉榮。你們都不敢去。你們還有臉在本衙門當差嗎。罵得衆人滿面羞慚。連大氣也不敢出。挨了一回。纔有一個人走出班來。打一個千。回說不是不敢去拿。實在通衙門裏的人。都不是林玉榮的對手。恐怕他不肯就逮。萬一動起手來。放走了欽犯。不是頑的。求大人詳察。文豐看時。是本衙門的副督捕席至德。就縐一縐眉道。林玉榮在

本衙門當了多年的差。難道還敢拒捕不成。如今就派你去把他拿來。多帶幾個人去。須要小心。說着。不由席至德分說。標下硃簽。喝聲快去。席至德只得領了硃簽下來。和大家商議。席至德說真真事有湊巧。偏偏他這兩天又告假。沒有來。若他沒有告假。方纔伺候升堂。他自然要來的。只要大人叫人當堂把他拿下。也就沒有我的事了。如今平空的要我去拿他。你想麻煩不麻煩。說罷。就有一班夥計們說。我們本衙門裏。只有你們二位的武藝最好。林大爺是老大。你就是老二。如今要拿林大爺。除了你還有誰敢去呢。席至德聽了。說如今沒法。醜媳婦免不了。得要見公婆。事不宜遲。要去就去。不要走了消息。給他跑了。那就了不得了。說不了。有人說林大爺跑是決不跑的。只怕他動了氣。一動手。就壞了。席至德也沒工夫再說閒話。帶了二十名武藝精通的夥計。身邊



都暗藏兵器。趕到珠寶市林玉榮家。叫帶去的人都暗暗把前後門把守起來。席至德同着兩個老番子手匆匆進去。林玉榮正在書房裏會客。聽說席至德來了。不覺心上一跳。又聽說席至德不等通報。已經進來了。林玉榮連忙搶出書房。席至德也如飛走進。見了林玉榮的面。就請下安去。林玉榮忙一把拉住了他的手。說道。老席。我們自家兄弟。你還鬧這個麼。席至德滿面笑容的。陡然彎起右手中指。把林玉榮的手用力一振。左手一掌。向林玉榮腋下抹進。更同時飛起右腿。要把林玉榮打個措手不及。席至德的功夫。雖然不及林玉榮。他恰自以為和林玉榮也相差不遠。他的差使。也比林玉榮差得一間地位。平日他們兩個。就有些面和心不和。席至德心上只待想攻掉了林玉榮。他就好陞上一級。這個差使。彷彿同水滸上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一般。席至德



已經想了不止一年。林玉榮雖不一定把這個差使放在心上。恰想起席至德的可惡之處來。一見了席至德。心上就不高興。席至德的副督捕。本是林玉榮引進的。如今喪了良心。要排擠起林玉榮來。林玉榮如何不生氣。在席至德原知道林玉榮本領高強。自己如何拿他得住。恰希冀趁他一個不留心。幾面齊進。席至德的手指。是自小練成的鐵沙手。伸出手指來。硬得同鐵一般。用極快的刀砍下去。刀鋒倒迸起來。手指上白跡也沒有一個。他知道自己手指功夫。是靠得住的。出其不意的。把林玉榮的手指着力一拘。就是拘他不斷。多少也要帶些傷。更兼左面送進一掌。右邊飛起一腿。憑他林玉榮再是如何的耳聽八方。眼觀六路。這倉卒之間。三方齊進的句當。怎樣防備得來。而且林玉榮的確沒有防備。他突然覺得他中指一彎。鉤住自己的中指。用力一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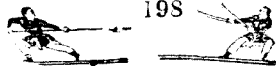
林玉榮急忙順着他的手勢。往上一提。把席至德的一個身體。提得高高的。往外一摔。席至德直跌出去。有一丈五六尺遠。近。摔得他伏在地。下一時跳不起來。林玉榮厲聲喝道。老席。今天你好生大膽。竟敢來和我動手。像你這樣的功夫。也來在我面前獻醜。豈不可笑。更可笑的是你既要和我交手。就要和我說明。爲什麼又鬼鬼祟祟的。滿面春風。暗地裏算計人。這也是人做的事麼。同進來的兩個番子手。已經嚇呆了。席至德一時跌昏了。說不出什麼來。只說不干我事。林玉榮冷笑道。不干你事。倒干我事不成。席至德慢慢地立起來道。是你的事啊。林玉榮喝問我的什麼事。你說。席至德支支吾吾的道。千差萬差。來人不差。我奉了本衙門的硃簽。來拿你的。你不能怪我。林玉榮駭然道。爲什麼事要拿我。席至德道。我也不知道。聽說就是爲放了欽犯的事。如今硃簽

在這裏。你請看罷。林玉榮接過硃簽來一看。知道是本官的親筆。就說你既是奉了硃簽來拿我。應該和我說明。爲什麼無端動手。這是什麼心思。席至德回答不出。只得說道。我久已想要領領大哥的教。恰又怕不是對手。今天好容易得了這個機會。特地暗中試一試。果然領着大哥的教訓。挨了一交。林玉榮哼了一聲道。若在平常的時候。你來和我開個頑笑。也還罷了。現在我是奉旨捉拿的犯人。你不安慰安慰我。也還罷了。你還特地來開頑笑。天下有這樣道理麼。席至德理屈詞窮。無言可答。只說是兄弟的不是。請大哥原諒寬恕。正說着。外面奔進三四個人來。一見林玉榮。有叫大哥的。有叫大爺的。都說我們好容易趕到這裏來。給您報一個信。席至德這個小子。他領了本官的硃簽。來拿您來了。您瞧他真有良心啊。依我們看來。您犯不着打這場官司。不如走

罷。等這沒良心的小子來。撲一個空。說着。大家一回頭。就瞧見了席至德。不由一楞道。您怎麼先來了。席至德淡淡的笑道。我比你們早來好半天呢。……就在這頃刻的功夫。席至德對着林玉榮喝一聲道。你還敢拒捕麼。夥計們把他帶着走。林玉榮氣得怒髮冲冠的大叫一聲罷了。正是

交情冰炭今如此 跬步荆榛可奈何

不知林玉榮如何會給席至德拿住。下文自有交代。



第十六回 鬧清閨暗飛裙裏腿 阻公差力護病中人

林玉榮見幾個舊夥計。特地跑來報信。又罵席至德沒有良心。只說倒難爲你們了。大遠的跑來告訴我。在林玉榮心上。只把這幾個報信的當作好人。再也想不到他們竟是席至德的連檔碼子。他們一面同席至德說話。一面側着身體。一個個溜到林玉榮背後。猛然間四個人八只手。把林玉榮的兩手拿住。林玉榮急待掙扎。席至德和兩個番子。三把解腕尖刀。冷森森的指定了林玉榮的咽喉胸口道。奉大人的堂諭。抗拒的格殺勿論。你再要倔強的話。我們就顧不得了。林玉榮看了這種情形。氣沖兩肋。一時施展不來。大叫罷了罷了。書房裏門帘一動。穿出一個大漢來。直穿到席至德面前。拳風到處。早把席至德打倒在地。

接着一個掃腿。把一個番役掃倒。一個番役看勢頭不妙。抱頭鼠竄的往外就逃。大漢那裏肯容他逃走。一墊步趕過去。夾背一把。拎了起來。望大金魚缸裏一攢。攢得金魚缸裏的水。跳珠濺雪般。直迸出來。林玉榮雖然兩手被他們拘住。恰爲席至德們的三把尖刀。在哽嚥胸肋之間。離不上一寸半寸來去。就有全身本領。也無可如何。如今見蘇崐生在書房裏跳出來。打倒了兩個。把一個頭朝下。脚朝上。攢入金魚缸裏。由不得哈哈一笑。一霎時精神頓長。兩臂一趨勁。往前一伸。這一伸少說些也有五六百斤力量。直把這四個拿他手臂的人。從林玉榮頭頂上倒攢過來。一個觔斗。劈力拍六的。齊齊跌倒。席至德吃了蘇崐生一拳。劈胸口打着。打得他口吐鮮血。一交跌倒。疾忙勉強掙起身來。奇巧不巧的這四個人從空飛下。席至德躲閃不及。又給他們砸倒了。六個

人滾作一堆。林玉榮脫了身。一伸手就拿住了兩個番役道。好呀。我待你們不薄。你們竟和席至德串成一氣來做漢奸。你們這起東西。都不能算人。去你的罷。也把他們往人堆裏一攆。看着他們亂扒亂滾。不覺哈哈大笑。對蘇崐生說。今天幸而師兄到此。若是師兄不來的話。給他們拿了去。倒算不了什麼事。不過跌翻在這幾個小子手裏。豈不倒盡了威風。如今說不得了。只好三十六計。走爲上計。家眷沒有犯法。想來也不至於連累。我們就此走罷。蘇崐生道。這幾個沒良心的小子。留他們在世上作什麼。不如殺了他們再走。免得他們再去害人。席至德等一班人滾在地下。不敢起來。聽得要殺了他們再走。嚇得三魂少二七魄。剩一沒奈何。老着臉皮。一齊跪下。撲通撲通的亂磕响頭道。林老爺。林老爺。我們實是上命差遣。概不由己。林老爺高抬貴手。饒了我們罷。

林玉榮吓了一口道。可憐你們這樣膿包。也算是個人。滾你們的罷。說罷。拉着蘇崐生說一聲走。席至德們磕頭如搗的眼皮也不敢抬一抬。到得他們抬起頭來。蘇崐生林玉榮兩個。都不知走到何處去了。席至德看着一班夥計。啞口無言。外面的夥計們。也已經知道林玉榮同着欽犯蘇崐生走了。忙擁進來。七張八嘴的揣想一陣。又到內室裏去搜了一遍。自然是沒有的。只有林玉榮的母親林老太太房裏。和林玉榮夫人岳秀君的房裏。沒有進去。席至德帶着衆人。也要進去。岳秀君立在林老太太房門之外。說一聲你們不必進去。省得驚動了老年人。席至德本來和岳秀君常常見面的。就叫一聲嫂子。這是奉上差遣。沒奈何胡亂搜一搜罷。岳秀君微微笑道。奉上差遣。是上頭叫你們來搜查內室的麼。你們要拿的是林玉榮。不是別人。方纔你們帶了好幾十個

人拿着兵器。分明已經和他見面。那時節你們爲什麼不拿他。恰眼睜睜地看着他走了。姓林的。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。說走就走。明人不作暗事。怎肯躲在內室裏頭。騙人說不在屋子裏。你們既然沒本領。拿他的人。何必再放這種馬後炮。慢說他早已走了。就算躲在屋子裏。可是你們所拿得着的嗎。我看不如算了罷。留些情面。免得坍台。岳秀君的話。原本不錯。席至德要是個明白些的人。落得說兩句好話。回身就走。無奈他是個脂油蒙透了心的糊塗小子。不到黃河不死心。他想着林玉榮在這裏不在這裏。雖然說不定。且搜一搜再說。就是搜不到。回去銷差。也見得我辦事認真。想罷。就正色向岳秀君說。上司的公事緊急。我們也無計奈何。嫂嫂只得請讓開一步。等我們進去看一看。岳秀君聽了。也不理他。只把雙手一叉。當門一立。席至德見他不讓。又說一句

請嫂嫂讓一步。岳秀君只當沒有聽見。臉上也笑盈盈的。沒有生氣的模樣。席至德連說三遍。他依然不理。席至德焦躁起來道。嫂嫂是女流。我們不敢得罪。請嫂嫂原諒些。不要叫我們爲難。說着。又向岳秀君請了一個安。岳秀君索性別過頭去。正眼兒也不看一看。席至德實在給他嘔得忍不住了。說一聲如此。我們就得罪了。當先走過來。打算把岳秀君推在一旁。岳秀君一動也不動。等他的手伸過來。一歪身閃過。早飛起金蓮。在席至德腰間一點。席至德不由就撲地一交。跌得坐在地。上。這一跌不但旁人不知道。席至德爲什麼吃跌。連席至德自己也不知道。爲什麼跌。這一交。只覺得自己剛一伸手出去。就身體往前一栽。往側裏一歪。輕輕的就跌了過去。扒起來一想。難道他竟會武藝不成。大約還是我自己一時大意。脚下歪了一歪的緣故。於是席至德挺着。

龍虎

第十六回

胸脯。又往裏走。一只右手剛往外一伸。又是身體一側。照樣一交。這一下子。可知道一定是岳秀君打的了。但是岳秀君手既沒有動一動。脚也沒有移一移。如何會把席至德一連打跌了兩交。席至德自己莫明其妙。一班夥計更莫明其妙。席至德只好說道。嫂嫂既一定不叫我們搜。我們也只好罷了。我們是奉着本衙門的硃簽來的。嫂嫂不要見怪。正說着。席至德手裏的一支硃簽不見了。不知怎樣已經奪在岳秀君的手中。說道。上頭叫你們拿人。沒有叫你們搜查內室。這支硃簽待我去替你們繳銷罷。省得你們怕交代不來。席至德一聽。這話慌了。硃簽失去。如何了得。忙連連請安道。嫂嫂不要生氣。是兄弟的不是。求嫂嫂把硃簽還了兄弟罷。一班夥計也幫着。席至德請安。岳秀君纔把硃簽往地下一扔。席至德慌忙檢了起來。沒顏落色的。大家告退。岳秀君道。



我的房裏你們要搜不要搜。這裏老太太的臥室。雖不許你們搜。我的房裏。你們要看倒可以的。席至德看着岳秀君一對秋波。光芒炯炯的射在他身上。再也不敢自尋苦吃。忙說不要看了。不要看了。我們只要上頭交代得過。林大哥是自己弟兄。豈敢有心挑剔。岳秀君笑道。虧得你們和他是自己弟兄。要不是可糟了。席至德老着臉皮。含糊答應了幾句。大家一闕走了。回到衙門裏。對文豐說了林玉榮同蘇崐生逃走的情形。文豐道。這還了得。兩個欽犯。一個也拿不住。你們這班沒用的奴才。還有臉來見我嗎。席至德只得回說他們兩個人實在的厲害。下役們都不是對手。求大人恩典。文豐喝道。你求我的恩典。回來主子怪起來。我又去求誰的恩典。本衙門裏養着你們這班人。是幹什麼的。難道你們不是犯人的對手。就罷了不成。況且誰叫你們不是別人的對

手。如今我也不問你們是人家對手不是人家對手。只限你三天。把林玉榮拿到。還是罷了。如若不然。仔細你們的狗腿。席至德見本官這般盛怒。一响也不敢响。下來到了督捕房裏。愁眉苦臉的道。我真是倒霉。林老大當督捕當了十年。大人連大氣也沒有呵過他一口。重話也沒有說過他一句。如今林老大了。成了欽犯。我們這班人。不知那裏來的晦氣。旁邊有人說。林老大是歷來的大人。都再三央他幫忙。林老大還不愿意。你不記得前年雙大人到任。林老大告病辭差。雙大人急得不得了。憑怎麼樣。林老大也不答應。雙大人特地叫太太到林老大家裏去。說得林老太太點了頭。林老大方纔銷假。你瞧這是多大的威風。咱們拿什麼來比他。席至德嘆了一口氣。低頭半晌。忽然向大家道。只有這一着棋子了。大家問他什麼棋子。席至德說。林老大是有名孝子。只要



把他的老太太押起來。他一定立刻自行投到。若要憑着我們這幾個人去捉。恐怕一輩子也是捉不着的。大家說法子是不錯。但是未免忒惡毒了些。席至德說也說不得了。除了這一法之外。沒有第二個主意。當場大家議定。第二天到了堂上。就稟了文豐。文豐本不願意這般辦法。但想一想除了這個法兒。委實沒有別法。拿不到欽犯。給他跑了。而且這個欽犯。又是自己本衙門裏的人。免不得要耽處分。就也答應了。簽差立提林岳氏送部拘押。岳秀君自林玉榮走後。這一天見一班番役。同着刑部差役來提人。岳秀君問他們提那一個。他們說我們來提林岳氏的。岳秀君說我就是林岳氏。身犯何罪。你們要來提我。番役忙說不是提你。是提你的婆婆。岳秀君蛾眉一豎。兩眼一橫道。我婆婆七十五歲的人。提他則甚。番役道。我們不知道。這要問刑部裏來的人。這

幾個部役。不知道岳秀君的厲害。歪戴着一頂紅纓大帽。搖擺過來道。刑部拿人。那裏容得他們問三問四的。只帶着走就完了。他再多說多話。連他也帶走。有什麼話。叫他問堂上大人去。岳秀君怒道。你們就是刑部裏來的嗎。部差道。不錯。你要是知事的。趕緊叫你婆婆跟着我們走。好多着的呢。如若不然。岳秀君道。不跟你們走。怎麼樣呢。部役道。你這真是娘兒們一想情願的話。你想刑部裏大人的簽票。府尹衙門和九門提督的協提。誰敢抗違不去。岳秀君道。話雖如此。但是我婆婆七十多歲的病人。連房門都不能出。他犯了什麼罪。要部裏來提呢。部役說。這可不能問我們。我們一概不知道。只知道奉了上頭的簽票。提人別的事全不問。岳秀君道。但是我婆婆老病發了。不能出門。怎麼辦呢。部差道。這不行。病也要去。不病也要去。就是死了。堂上大人們也要驗

看一下子。部差再待說下去。臉上拍的一下。左邊臉上已吃了一個耳光。正是

裙邊仆地狼心捕 頰上飛聲狗腿差

不知這一個耳光。是那一個照顧他的。諸君請看下文。便知分曉。

第十七回 累家屬株連擒病母 奉慈姑慷慨入天牢

刑部裏一個部役。叫作姚明。他自以爲在刑部裏好幾十年。從沒有遇着這般麻煩的事。見了簽票。還要問犯的什麼罪。又是什麼夾七夾八的老病發了。不能出門。我們那有功夫和他講閒話。就說慢說病人要去。就死了也要去。這句話出口。就給岳秀君舒開玉掌。撲的一個耳光。一回頭右邊臉上又是一下。打了個左右開弓。兩邊臉上。打得其痛非凡。姚明自在刑部當差以來。從沒有碰過這般大釘子。不覺大嚷道。你這潑婦。竟敢毆差。好生大膽。就指拳擄袖的。也想來打岳秀君。還有兩個部差。一個府差。不知厲害。也趕過來。帮着姚明動手。四個打一個。這幾個番役。是領教過岳秀君手段的。見他們動手。連忙跑過一邊。岳秀

君把他們四個人。看得了然。就同蒼蠅螞蟻一般。看着他們一擁上來。輕輕的一擋一架。四個人一齊仰跌過去。岳秀君更把他們燈草般提起來。摔得遠遠的。大家喊作一團。岳秀君喝道。你們快給我滾出去。在大門外遠遠候着。等一回我婆婆睡醒了。再說。衆人不敢不依。只得自己扒起來。捻手捻脚的。走出去。有幾個落在後面的。少不得回頭偷看一兩眼。只見岳秀君穿着一身淡紅衣服。單叉褲子。不着裙。一雙金蓮。翹如玉笋。頭上挽着一個元寶髻。雲鬢照眼。鳳翼低垂。皓齒明眸。長眉秀目。軟軟的好像十分怯弱。不想他竟有這樣的武功。一面想着。走慢了一步。岳秀君喝一聲小子。你看什麼。這小子聽了一嚇。忙慌往前一奔。撞在一只荷花缸上。把荷花缸撞翻了。轟隆的一聲怪响。連缸帶荷花。都翻在地下。這一聲大响。把林玉榮老太太的午覺給嚇醒了。嚇出

一身汗來。忙喊秀君問什麼事。秀君進去把方纔的事說了。林老太太說要去就去。怕什麼。我正要和玉榮伸冤呢。玉榮好好的在北京當差。也不知給他們捉了多少強盜。破了多少案。給他們橫一個公事。豈一個公事。來調了出去。又變成了什麼欽犯。天下那有這般冤枉的事。他們要我去就去。你不要得罪他們。岳秀君只得諾諾答應。同着他婆婆到了刑部。在林老太太的心上。只說要見了刑部堂官。替兒子申說冤枉。那知一到刑部。就收了女監。岳秀君不肯回去。定要在監裏伺候婆婆。刑部裏幾個書差。已經知道岳秀君的本領。不敢得罪他。只好由他也住在監裏。押了半個月。沒有問過一次。只是把他們糊裏糊塗的押着。岳秀君急了。問問他們。又不肯說。就趁着提牢主事查監的時候。走出去問這主事。究竟把我們婆媳兩個。無故押在這裏幹什麼。那提牢

廳姓邢。是個大近視眼。差不多人和他立在對面。他都看不清楚的。他彷彿瞧見一個人。在他對面一立。攔住他的去路。跟着查監的齊喊站開去。站開去。對面的人動也不動。邢主事不管那些。只擡起眼光。向對面的人細看。見他伶伶俐俐的身材。又聽他一口清脆的喉嚨。料來是個女人。就問你這犯婦。姓什麼。因何擋住本廳的去路。岳秀君道。胡說。我不是犯婦。你不要認錯了人。邢主事吃了一個釘子。心上十分奇詫。急忙卸下黃銅邊大圓眼鏡。把手巾擦了一擦。重又戴上去。打量了岳秀君一會道。你既不是犯婦。你到刑部監裏來做什麼。你婆婆又是那一個。岳秀君正要開言。禁子們早走過來。把他們的來歷。向邢主事說了一遍。邢主事擠一擠眼睛道。哦。原來他婆婆是沒有罪的。岳秀君接着道。你既知道我婆婆沒有罪。就應該趕快把我們放出去。慢說我男



人是冤枉的。將來自有伸雪的一天。就是我男人當真有罪。也與我們娘兒們不相干。爲什麼要把人家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娘押起來呢。邢主事是個色鬼。看着岳秀君的身材面貌。彷彿十分秀麗俏俏。就一步接近身來。涎臉笑道。你的話是不錯。但是押你婆婆的不是我。我這個提牢廳。做不來主的。他們說上頭原沒有押你。你要出去。只顧出去就是了。岳秀君道。我要同我婆婆一同出去。纔出去呢。一個人是不出去的。邢主事道。其實上頭的意思。不過是要林玉榮捉拿欽犯。只要他把欽犯拿住了。他自己身上原沒有事。想起來你男人已經是個痴子。代人受過。已經不值。更有你這麼個痴子。情願在刑部監裏服侍婆婆。倒也是地生一雙。天生一對。岳秀君聽他說得夾七夾八的。就怒道。這些事都不與你相干。只問你能放我婆媳出去不能。邢主事連連搖頭。



道。這那裏能夠。我做提牢廳的。只能你們犯人有什麼受苦。或者受了禁卒凌虐的時候。我可以給你們查明禁止。此外的事。都不是我管的。我問不着。岳秀君道。既如此。我婆媳兩個都是無罪之人。不應和許多女犯押在一起。須要預備一間單房纔是。邢主事道。這個容易。你交給我就得了。說着。叫過禁卒來。叫他和岳秀君婆媳兩個。押掃一間單身房出來。給他們住。他們不是犯人。你們不許凌虐。獄卒啫連聲的答應。跟着邢主事走了。晚上果然騰出一間房來。請岳秀君婆媳兩個移進去。岳秀君走進來一看。但見一張坑上。鋪了蘆蓆。有一張棹子。幾條板櫬。雖不齊整。比起普通的監房來。就是天堂了。於是把不多的幾件東西。搬了過來。又住了幾天。刑部堂上依然沒有提訊。岳秀君急了。要馱着他婆婆飛出去。他婆婆不肯。只說等你丈夫來了。我自然出來的。

這會兒不知你丈夫在那裏。我和你都是女人。我這般老邁。你這樣年輕。家裏又不能住。我們可到那裏去安身呢。岳秀君不敢說出林玉榮未必一時能夠回來的話。他既不知家眷押在刑部裏。一時如何能來呢。只好連連答應。不說什麼。到了晚上。禁卒忽然送進幾樣菜。一壺酒來。還有兩盤麵餅。岳秀君問是那一個送來的。他說是一個姓全的說。和林大爺是朋友。扔下就走了。岳秀君想林玉榮的朋友。旗人很多。這姓全的想來是個旗人。但是我怎麼想不起這個人呢。岳秀君是極精細的人。把酒細細的聞了一聞。絕好的一壺蓮花白。又把麵餅和菜都分了。些給禁卒。禁卒大喜。來不迭的把幾個麵餅和菜。當着岳秀君的面。風捲殘雲吃一個乾淨。岳秀君纔覺放心。就同他婆婆兩個人吃了些。一壺酒也喝乾了。不多時酒性發作。岳秀君面泛桃花。芳心跳蕩。有



些坐立不安起來。正在詫異。已聽得那邊發喊。岳秀君急忙縱出門來一看。只見許多禁卒一片聲喊道。快報大人去。一面說着。一面往外面奔。又有幾個人從外面奔進來。喊道。這是江洋大盜來劫獄的。女監裏已經打倒了幾個人。快把門鎖起來。岳秀君聽了。心中不覺一動。略略的把身上衣服撕擄了一下。兜一兜弓鞋。走出院子。幾個禁卒鬧烘烘的正要關門。岳秀君也不從門裏出去。一縱身就上了屋頂。往東首女監一看。只見東首女監裏的人。都紛紛逃出來。一個大漢。一手抓着一個獄卒。如飛的搶過來。口中喝道。在那裏。快指給我看。岳秀君聽了大喜。叫一聲我在這裏。從屋頂上輕輕跳下。恰在那大漢面前。這大漢是誰。不問而知。一定是林玉榮了。林玉榮同着蘇崐生走了出來之後。林玉榮要到天津去投奔他一個師伯吳水心。吳水心是天津真武廟的

當家道士平日很看得起林玉榮。恰不以他當這個督捕爲然。常常勸他不要當這種埋沒英雄的差使。林玉榮也覺得他說話不差。但是歷任的步軍統領。都千方百計的留他。到了實在留不住的時候。又千方百計去走他母親的門路。林玉榮是有名的孝子。只要他母親點了頭的事。就是赴湯蹈火。他也非去不可。所以歷任本官。不是托幾個林玉榮的朋友代爲挽留。就是送一分厚禮給林老太太。只說本官功名。就在你兒子的手裏。你兒子要不當這個督捕。京城裏出了案子。就不能破案。不能破案。本官的功名如何保得住。林老太太一聽這個話。覺得本官這樣的給面子。再不答應。把本官的功名壞了。心上怎生得過去。就不因不由的一口答應。在林玉榮的心上。原是不肯幹這個勞什子的。如今平空爲了捉拿欽犯。遇着了師兄。把自己也帶了下去。林玉榮

心上也沒有一些懊惱。只說從此以後。不是官身。倒反可以逍遙自在了。至於老母嬌妻。料想自己在提督府破了許多大案。立下無限功勞。決不會連累家眷。仗着一身本事。誰敢拿他。想不到他前脚一走。後脚就把他母親押進天牢。他到了天津。同蘇崐生去見了師伯吳水心。又勸了他們一番。說你們兩個人頭上都有華蓋骨。將來不是國家忠臣。就是佛門弟子。不過此刻還沒有到那個時候。兩個人在天津住了幾天。林玉榮要回家看看。安慰安慰他的母親妻子。叫他們不須記掛。到了北京。略略把眉目變了一變。就沒有人認識他。第一天到家裏一看。只見滿屋張皇。只有一個奶媽。領着林玉榮一個五歲的兒子。還有一個林玉榮已經出嫁的妹子。在家裏看家。一見了林玉榮。他妹子就含着一胞眼淚。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他。他不覺大怒。立刻要到刑部去探

監他妹子苦苦的把他拉住了。叫他晚上再去。林玉榮只得耐着心。等到夜裏。纔施展飛行之術。進了刑部監。先探着了女監。進去一間。沒有早有兩個禁卒走來喝問。你是什麼人。從那裏進來的。這裏是監獄重地。你有多大胆子。敢於私自闖監。夥計們快把他拿下鎖起來。林玉榮聽要拿他。倒也覺得好笑。憑着他們走到身旁。隨手一拳。就打倒了兩個。又隨手抓着一個禁卒。喝問他林老太太在那裏。禁卒始而想不出。林玉榮又說有兩個姓林的女人。一老一少。如今押在那裏。禁卒道。哦。是故縱欽犯的林玉榮家眷嗎。說着。早給林玉榮喇的打了一個嘴吧。禁卒才想起這個人大概就是林玉榮。忙說是是。不敢。林大人。林大爺。老太太和太奶奶在那一邊西房裏呢。林玉榮喝叫他領路。忙忙的走過來。走不幾十步。屋上飛下一個人來。一看就是岳秀君。一把拉住了。

林玉榮道。你怎麼來了。林玉榮不及說別的話。忙問我媽呢。岳秀君道。媽在屋子裏。纔喝了幾杯酒睡了。林玉榮大踏步跟着岳秀君往裏走。一看兩扇門已經關上。就從牆頭上飛身縱過。走進房裏。只見一個男子。往套屋裏一閃。正是

欲向獄中尋老母。先從牆下見嬌妻。

不知道這男子是何等樣人。待看下回交代。

第十八回 抱犢山避兵成福地 壁虎功彈指上高峯

林玉榮見一個男子身形往套間裏閃進去。心上大爲疑惑。忙問這屋裏那裏來的男人。岳秀君也彷彿瞧見一個男人影子。忙說這屋裏就是我們兩個人呀。大約是方才走進來的。你看門口不是還有幾個人。在那裏扒着門縫張看嗎。林玉榮這個時候。早把檯子上的燈。移到套間一看。只見一個黑不溜噠的男子。呆呆的坐在炕上。林玉榮不由分說。一手提起來。往中屋裏一攢。一聲大响。攢得那男子叫起來。驚動了門口張看的人。才回頭過來一望。岳秀君一眼早認識這個男子就是查監的邢主事。急問你不是前幾天來查監的什麼提牢廳嗎。邢主事哼哼的道。我今天夜裏來查監。才進了門。就聽說有江洋大盜來劫牢。

跟來幾個人。都跑了。只好在這裏躲一躲。這一陣亂。把林老太太鬧醒了。坐起來問什麼事。林玉榮忙奔過去跪下。說媽受驚了。怎麼給他們押到這裏來。又怎麼不叫秀君同着出去。林老太太說他早就要同我出去的。是我不許。要見了你的面。問明情由。纔出去呢。林玉榮道。現在一會兒也說不盡這許多話。請媽出去了再說。林老太太道。待我把幾卷經帶了再走。這時候外面嗚嗚的掌起號來。大家只喊不要放走了。江洋大盜。林玉榮一時忘其所以。還當是以前當着督捕的一般。忙問江洋大盜在那裏。待我去拿。正要趕出去。岳秀君在旁拉了他一把衣袖。林玉榮頓時醒悟道。原來江洋大盜就是我。雖然不怕他們。但不要驚了老太太。還是走罷。想着老太太的幾卷經也收拾好了。林玉榮把老太太背在身上。岳秀君跟在後面。走到院子裏。一齊騰身而起。寂然

不見那主事和幾個牢頭禁卒。眼睜睜看着他們走。大家縮作一起。那敢開口。等得馬隊步隊。同兵馬司的捕快。如飛趕來。江洋大盜已經劫了牢走了。京城裏的刑部監。俗名叫作天牢。是何等嚴重的所在。林玉榮本是欽犯。又劫了天牢。還當了得幾天之內。八百里的加緊文書。通行各省。要拿林玉榮。倒反把蘇峴生的案子。緩了下來。這一逼。逼得林玉榮沒處存身。不得不同蘇峴生走進綠林這一條路去。兩人在綠林中混了幾年。雖然免不了也要劫掠。恰劫的都是賊官污吏的貪囊。同勢惡土豪的不義之財。劫了錢來。除了糧餉開支。都把來救濟這些窮人。所以他們兩個在綠林裏。着實有些名氣。他們的根據地。是在兗州徐州淮安海州之間。這一路上水旱兩路的英雄。都受林玉榮蘇峴生兩個人的號令。那山東泰安府的大嵩山。碁山。龍堂山。兗州府的抱犢



山石門山。雷澤湖。巨龍河。西伽河。徐州的獨山湖。微山湖。同徐州濟甯之間的昭陽湖。淮安的桃花澗。二龍莊。青雲寨。海州的雲台山。鷄鳴山。竹島。都是他們兩個號令所及之地。他們的總部。恰在兗州府抱犢山和石門山兩處。抱犢山是蘇崐生的根據地。石門山是林玉榮的根據地。可是他們兩個人有時同在抱犢山。有時同在石門山。並不一定分開。抱犢山的形勢。最是險要。最高的主峯。是葫蘆式的。一座插天而起的高峯。峭拔非常。到了半中間。恰像蜂腰一般。收束了進去。十幾丈之外。又漸漸的放大起來。山頂上平陽之地。也有二里方圓。雖然不是一方大平原。恰是坡陀式的。一級一級高起來。每一級之上。總有一塊很寬闊的平陽之地。山頂上有四時不斷的飛泉。可以供給飲料。山上的居民。本來不過幾百家人家。約來也有二千多人口。他們因為住在這

種與世不通的山上。始而是自耕自織。自相婚配。和山下不通往來。後來人口多了。就也一般的下山。和山下的市集交易。買了小牛小豬。和小鷄等。上山去養大了。傳起種來。幾十年間。這抱犢山就成了個世外的桃花源。他們因為山勢高陡。山頂上都有繩梯和兜子。差不多的地方。就走上去。到了險峻的所在。就叫山頂放下繩梯兜子來。接他們上去。他們買的小牛小豬。都是不會扒山的。他們只好抱着他走。又抱着他坐在兜子裏。扯上山去。抱犢山的名字。就是因此起的。至於他們的來歷。究竟是什麼時候到這山上來的。有的說是秦始皇的時候。山東人避亂的尋着了這個山頭。看着這種險要的形勢。可以與世隔絕。就約了全村的人。一齊移上山去。上山之後。把繩索一齊割斷。表示從此再不下山的決心。有的說是明末清初的時候。有幾百家遺民。不願薙

髮易服。所以逃到這個山上來的。大約還是後來的一說近情些。他們山裏的人。既沒有催租徵稅之繁。又沒有排軋競爭之苦。而且除了老病同孩子之外。只有生利的人。沒有分利的人。山上所出產的東西。除了自用之外。沒有去處。就漸漸堆積起來。糧食棉花和布。壅得多了。就有人出主意賣到山下去。換別的東西到山上來。這就是抱犢山上的居民。第一次和山下交通的緣起。他們既不知市價。又不要錢。只揀他們所愛所要。或者需用的東西。就換了走。那些奸商就不免要欺負他。他也不知計較。後來又有那班不安本分的人。故意同山上的人交結。送他食物。送他東西。又要求他們帶到山上去。看看山上的風景。這班山民。雖然蠻野粗疏。恰腦經非常的純潔。心地非常的坦白。一些損人利己的觀念也沒有。不像如今的都市中人。一面孔的正大光明。恰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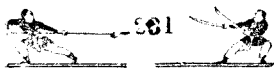
肚子的陰賊險詐。他們覺得現在世界已經太平。無須避亂。他們要看山上的風景。就讓他看看何妨。就同了這班人。到山上去住了幾天。從此更常來常往。不想到了後來。這班人裏頭有幾個本是大盜。看着這抱犢山的形勢。天然是個強盜的窩巢。就聚集了一二百個亡命之徒。陡然間把抱犢山占據住了。借着山上的一座大禹廟。做了大寨。把山上的居民。一齊傳集。告訴他們占領全山的情形。這班人本來與世無爭。如何有抵抗的力量。只好唯唯諾諾的。承認了他們的占領權。從此以後。抱犢山就成了強盜的領土。也不知過了幾十年。抱犢山的聲勢。就一天一天的大起來。有那些犯了重罪。無地容身的神奸巨猾。都不斷的投奔到山上來。更有那些江湖上的英雄。有的和同伙意見不合。賭氣出來。有的打了抱不平。恰鬧了大亂子。各處緝拿得十分厲害。就

一個個投奔到此。這種地方。是人所不能到的。更兼山上已經成了大寨。上山之處。防守綦嚴。官軍慢說不知道。就知道了。帶着千軍萬馬來。那時既沒有飛機。又沒有快炮。又不怕斷絕水道。阻制樵蘇。他只要躲在山頭。不來理你。憑你再是怎樣的猛將精兵。也只好翻着眼睛。看他兩下。至於山上本有的山民。起先自然覺得不願意。想我們好好的安分良民。怎麼聽起強盜的指揮來。還要供給他們的糧食。替他們搭蓋草棚。可是也沒有人敢出來說一句話。到了後來。強盜們把搶來的東西。一分一分給他們。他們十分高興。非但不反對。而且也把子弟送到他們那裏去學拳棒武藝。也跟着做起強盜來。竟把強盜事業。當了他們的副業。林玉榮自同了母親妻子。逃往天津。安頓好了。自己同蘇崐生和一班同志。從天津泛海。直到江蘇海州。再從海州轉到徐州兗州。

龍虎

同 八 十 第

一帶。你道他們做的什麼事情。是從兗州起。一路上遇着綠林英雄。佔據的山頭。同莊堡。或者是水寨。他們兩個就遞帖子去拜山。拜山之後。就用好話勸他們大家合力。作一個團體組織。不要散散漫漫的。終於要給官軍勦滅。也有聽着他們兩個的話。很表贊成。和他們聯爲一氣的。也有不以爲然的。他們兩個就和他比武。說明比武敗了。當場拜勝者爲師。比武勝了。不必說。既然收了徒弟。做徒弟的自然要受師傅的指揮。一路以來。也不知打敗了多少江湖好漢。打來打去。到了抱犢山。蘇崐生是久統大兵的人。看着這般形勢。贊道。這纔是天然險要之區呢。可惜給幾個無名小輩占據了。我們先去會會這兩個小子。再說。林玉榮道。聽說這山上兩個首領。一個是追風燕子呂夢熊。一個是神拳沈緒祖。倒也不是什麼無名小輩。我們不可大意。蘇崐生笑道。老弟。你



也太小心了。無論怎麼樣。我們大約不至於不是他們的對手罷。林玉榮道。雖然如此。我們人地生疏。總該小心些。說着。有幾個前隊的人。已經尋路上山去了。好一回不見回頭。林玉榮說怎麼還不回來。再派幾個人去。又去了多時。纔見去的人滿頭大汗的奔回來。報告道。他們這山上不說理。我們走了一大段山路。纔有幾個草棚在山坳裏。有人出來喝問。不許我們上去。我們就拿出帖子來。說我們頭領特地來拜望的。他說什麼拜望不拜望。有本領的儘管上來。到了山上。我們寨主自然好好地招待。沒有上山的本領。就趕快兒回去。不必在這裏嚙嚙。說罷。把帖子一扔。洋洋不理。我說四海之內。皆是朋友。我們頭領不遠千里而來。揣誠拜訪。請你把帖子送上去。瞧一瞧。論不定你們寨主和我們頭領向來有交情。放下梯子迎接我們頭領上去。也不可知。他們把

眼一瞪。說你這小子好麻煩呀。已經告訴你過了。你還不走。再不走。就把你拴起來送上山去。我說你等着罷。我們頭領來了。再和你說話。他們也不開口。還說這小子真討人厭。特來報告兩位頭領。蘇崐生聽了。怒道。怎麼他們這裏這樣不講義氣。待我上去和他說理。林玉榮要和他同去。蘇崐生說這用不着人多。你在這裏照管着弟兄們。待我一個人上去。林玉榮估量着蘇崐生的本領。就單身上去。也不會吃虧。便答應了。蘇崐生叫先去的人。在前領路上山。不多幾折。已經險阻難行。若是平常的人。已經就要望而却步。幸而蘇崐生們手下的人。都有水陸兩路功夫的。蘇崐生是不必說。看着這樣山路。只當他康莊大道一般。轉了幾轉。越轉越險。幾間草房。已經映入蘇崐生眼簾之內。蘇崐生走到面前。果然有幾個雄糾糾的漢子走出來。喝問。蘇崐生說煩你上去。

通報。就說溫州水上飛蘇崐生。和山東萬里雲林玉榮。特來拜訪。那幾個人見蘇崐生氣度不凡。倒也不敢得罪他。就指着草棚外大樹上挂的一扇牌道。本山的規矩。凡來拜山的。都請自家上去。請您看看這牌上的話就得了。蘇崐生忙看時。只見那牌上寫着『凡天下英雄枉顧。請自行上到山巔。再由本寨派人迎迓。如不能到山頂者。本寨概不招待。如有危險。概與本寨不涉。特此通知。各宜自量。』的幾行大字。蘇崐生笑道。直這般藐視天下英雄。說得好大話。說着就喝一聲領路。那幾個人聽了不動。只有一個人走一步。陪笑道。我們不能擅離職守的。您要上山去。請就在山脚下上去就是了。到得了山頂。我們自有人來迎接。到不了山頂。就請您自家回去。說着把手指着抱犢山的主峯道。您請看。就在這沒有路的地方上去。蘇崐生順着他的手勢。扭頭一看。

只見一座矗天拔地的高峯。四面沒有上去的路。都是光滑滑的青石。連藤蘿也少得很。那山勢從平地上拔起來。到了幾十丈的高處。忽而收束之後。又漸漸的擴大起來。到了山腰裏。又緊緊的一收。縮成了蜂腰式。然後又一步一步地放寬。直到山頂。看上去像兩顆絕大的東珠。一大一小的連綴起來。又像一個大葫蘆。豎在藤上。連一條羊腸曲徑都沒有。慢說是上去的路。憑你蘇崑生本事。高強。看着這二百來丈的高峯。也不免要抽一口涼氣。想着既然來了。自然要施展平生絕技。走一個樣子給他們看看。當下抖擻精神。脫下長衣。打一個小包。斜欹式挽在肩上。在山根相了一相。將身一縱。已經上去好幾丈。又是一連幾縱。已到了第一層蜂腰式的地方。你看他放出壁虎游牆的手段。把兩手兩腳貼在山上。一節一節的移上去。從山下看去。一個人好像倒挂

在空中似的霎時上了第一層。就改了走法。或縱或跳。或是平平的。用脚尖往上走。看看又到了第二層。蜂腰式的所在。依然用壁虎功扒將上去。上了第二層。更賣弄精神。不用雙脚。只用兩手。在山上一路搭着上去。只兩手在山石凹凸之處一搭。就上了一丈多。看他連搭帶縱。毫不費力似的。看看將到山頭。只聽得山頭上一片喝彩之聲。隨風盤旋而下。到了離山頂止有五六尺的地方。蘇崐生一長身。兩手在山邊一捺。已經縱到山頂平原之地。又聽得高叫一聲。看仔細。兩道刀光劈面飛來。正是

天上曾聞多勝境。人間何處有桃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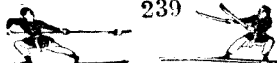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蘇崐生怎生抵敵。請看下回交代。

第十九回 報前仇畫樓同授首 劫賊官狹路不容車

蘇崐生剛剛在平地上立定脚跟。早有兩個人如飛趕過。口中叫一聲看仔細。兩把刀一齊砍下。蘇崐生何等眼快。在兩把刀方才舉起之時。早一低頭。從刀光之下穿了過去。兩把刀一齊砍在石頭上。砍得火星迸出。兩個人撇了手中的刀。哈哈大笑道。果然是天下英雄。兄弟們快些迎接。一言未畢。早聽得嗚嗚的吹起號筒來。四面走出無數壯士。刀鎗密佈。旗幟如林。整整齊齊的排着隊伍。跟着爲頭的兩個首領。對蘇崐生躬身迎接。那爲頭的兩個。一個豹頭環眼。聲若巨雷。一個猿臂蜂腰。面如傅粉。走過來着地一恭道。荒山有幸。豪傑光臨。不勝榮幸。蘇崐生連忙還禮道。兩位想就是這裏的呂寨主同沈寨主了。兩個人都說

不敢。豹頭環眼的那一個就說在下。呂夢熊。這是拜弟沈緒祖。請問英雄高姓。蘇崐生和他說了。沈緒祖驚道。莫非前任狼山總兵的水上飛蘇軍門嗎。蘇崐生道。豈敢豈敢。如今不是軍門了。兩人着實恭維了幾句。要請到大寨裏去。蘇崐生說在下還有個師弟林玉榮在山下。他也要上來拜訪的。兩人忙叫放下軟梯去。把林玉榮接了上來。又叫人下山下款待他們跟來的人。四個人同到大寨之中。擺上酒筵。開懷暢飲。沈夢熊敬過了三杯酒。就問他們的來意。他們和他說了。沈緒祖看着呂夢熊。大家面有難色。蘇崐生很爽快的說道。如若兩位不以爲然的話。儘管請教訓我們幾手。我們輸了。願拜兩位爲師。沈夢熊沈吟一面道也罷。我們就領教領教。請兩位英雄手下留情。蘇崐生叫聲好說。就走出席來。外面就是一片演武場。大家走到演武場中。呂夢熊使單刀。

沈緒祖使雙鎗。問他們用什麼兵器。蘇崐生和林玉榮說我們也使單刀。雙鎗最好。於是兩把刀。四枝鎗。捉對兒鬥起來。呂夢熊和沈緒祖的功夫。實在不弱。一把刀使得如俊鶻追雲。兩根鎗使得似鳳翎盤彩。蘇崐生同林玉榮打個照會。只顧招架。並不進攻。呂夢熊和沈緒祖看了。認着他們的功夫。不過如此。就一步步緊逼進來。蘇林兩個人只管讓。讓來讓去。忽見蘇林兩個同時一縱身。一把刀。兩枝鎗。都撒到圈子以外。又見他們把身體只一縮。直滾入對面的刀鎗影裏。憑他使得刀鎗。呼呼風响。一下也碰他們不着。只跟着鎗尖刀口。滾來滾去。滾得看的人都看不見兩人的影子。連呂夢熊同沈緒祖兩個。也只看見一團圓圓的東西。風也似飛來飛去。飛到極快的時候。不知不覺的沈緒祖兩枝鎗。已經給林玉榮奪在手中。呂夢熊的單刀。也給蘇崐生一脚踢得



飛出去了。呂夢熊同沈緒祖一齊騰出圈子來。拜服於地。叫一聲師傅住手。蘇崐生林玉榮急忙扶起。大家哈哈大笑。從此蘇崐生和林玉榮就收了兩個極得力的門徒。抱犢山和石門山也就作了他們的大寨。蘇崐生正和林玉榮在抱犢山議事。得了探子的報告。說有個山東知府房世忠。是有名的賊官。在山東省裏做了幾十年州縣。刮了無數的地皮。現在他老子死了。卸任回去。後天要路過利國驛。行李十分沈重。抱犢山上剛有一個頭目胡成。本是小生意出身。因為一個老婆。一個妹子。給本城的一個武進士勾搭上了。竟黑夜把他們搶了去。胡成和他打官司。剛剛遇着了這個賊官房世忠。受了武進士五百兩銀子。把胡成一頓板子。打得死去活來。硬說他是誣告。把一個小鋪子也為打官司把錢花費盡了。老婆妹子不得回來。弄得家破人亡。還落了一身

棒瘡。好容易醫好了。要再開店。是開不起了。要上告。是打官司。非錢不行。胡成一個大錢都沒有。如何打得起官司。胡成這口怨氣。如何消得。本來胡成有些膂力。也略略懂些武藝。就各處求人教他武藝。帶着替人做長工。一天他抗了一口袋麥。匆匆的在街上走。撞在一個破衣服的補鍋匠擔子上。補鍋的一把拉住了他。問他走道兒帶眼睛不帶眼睛。他說我抗着東西往前走。你挑着擔子在我的迎面撞過來。我是低着頭往前奔的。你挑着擔子。也是低着頭往前奔的麼。補鍋的不肯放手。把眼一瞪道。我非教你賠了我的擔子。再當街磕頭陪禮。纔放你走。如若不然。你這一輩子不用想走。胡成說怎的你這老頭子這般可惡。我就算撞了你一下。你的擔子好好的。一動沒有動。要我賠什麼。就是撞壞了你的擔子。殺人償命。欠債還錢。我賠了你擔子。也就算了。你憑

什麼要我當街服禮。你們諸位請聽聽。他不是訛人嗎。旁邊看的人。有見實在是補鍋匠的擔子撞他的。都怪補鍋的不是。勸他放了胡成走路。補鍋的那裏肯依。只說老子今天偏要你賠擔子。偏要你當街出頭。你說老子不說理。就不說理。你待把老子怎麼樣。這幾句話把大家都說動了氣。胡成更氣得雙脚亂跳。大家七張八嘴的。都派補鍋匠的不是。補鍋匠不理衆人。只一手拉住胡成。再也不放。胡成實在忍不住。靠着有些膂力。又近來着實學會了幾路拳脚。就把口袋放下來。大叫道。你到底放不放。補鍋匠說不放。你怎麼樣。胡成就伸手在補鍋匠的脈門上一格。補鍋匠覺也未曾覺得。胡成急了。雙手用力一推。也推不動。胡成舉起拳頭。在補鍋匠頭上。用盡全身氣力。一拳打去。只好像打在一塊石頭上一般。拳頭反激起來。激得痛入心髓。五個指頭。幾乎

震斷。痛得胡成叫聲阿呀。一只右手立刻腫了起來。不能動彈。大家看了。大驚失色。胡成雖然痛得面上變色。心上猛然想起自己的事情。連忙當街跪下。一連磕了六七個頭。叫道。我今天纔尋着師傅了。求師傅收了這個徒弟罷。這付担子。徒弟認賠就是了。補鍋匠纔放了手。一手把他拉起來道。你既然認錯。拜了我做師傅。担子也不用你賠了。我住在東關店裏。你問補鍋的莫老大。大家都知道。今天晚上。我在店裏等你。胡成聽了。喜出望外。重又跪下磕了一路頭道。多謝師傅。補鍋匠挑起擔子。揚長走了。看的人一闕而散。胡成也抗着口袋麥回去。到了晚上。胡成尋到東關一個小店裏。問着了莫老大。方纔自通名姓。并把家破人亡的一番事情。告訴了莫老大。莫老大也說有一次看見胡成在場上鍊功。覺他是很好的質地。可惜投不着名師。今天恰恰見他抗着

口袋。匆匆急走。故意對面撞他一撞。試試他的氣力。本心原想要把他收爲徒弟的。胡成聽了。更加歡喜。自此日裏做工。夜裏練武。兩年的功夫。把莫老大的一身硬功。差不多學了十成中的九成。飛檐走壁。的功夫。和各種長拳短打。十八般武藝。都學全了。莫老大也走了。胡成就要回去報仇。胡成本是滋陽縣人。從兗州府回到滋陽。沒有多少路。兩天就到了。不敢露面。只在離城十五里的紅柳埠。打了一個尖。裝着有病。走不動。就住了下來。到了夜裏。飛進城牆。直到武進士曹大洪家樓上。尋着了曹大洪的臥室。飛身進去。見曹大洪正摟着胡成的老婆王氏。橫在烟榻上吹烟。胡成的妹子金妹。躺在對面。和他裝烟。咕咕略略的。笑個不住。胡成仇人相見。分外眼明。喝一聲賊子。認得我麼。曹大洪雖是武進士。也是家傳的拳棒名家。一抬頭見了胡成。叫聲阿呀。推開了。

王氏托地跳起身。早飛起左脚。胡成略略一閃。右腕上早着了一腿。騰的把手中的刀。踢得飛了起來。曹大洪右腿又到。胡成霍地躲個過。趁勢一矮身。兩手一托。正托着曹大洪的腎囊。就如倒了一座山的一般。轟的倒在地下。曹大洪急待掙扎。胡成早搶過去。兜胸一脚。踏個正着。來得力猛。踏得曹大洪把口一張。鼻子裏嘴裏。骨都都鮮血直湧出來。胡成搶起地下的刀。脰弩地一刀。把曹大洪的頭早割下來。回頭看王氏時。早已抖倒在一旁。胡成咬牙恨道。你這淫婦。做得好事。我一家人。都送在你的手內。手起一刀。也把王氏的頭割了下來。金妹嚇得跪在地下。哭訴道。哥哥。我是給他們逼上梁山的事情。不干我事啊。我給他們搶了來。還哭了好幾天。說着。已經哭倒在地。嗚咽得說不出話來。胡成再要提刀。心上早軟了。只問得一句。你還是跟我走呢。還是怎麼

樣。金妹哭道。我是要跟哥哥走的。胡成聽了。就血泊裏把金妹抱起來。背在背上。乘夜走了。在路上換了血衣。又替金妹換了衣服。同到兗州。只說是同堂妹子。把他寄住在一家同作長工的家裏。這時候賊官房世宗。已經升了曹州府。胡成又到曹州府衙門裏去。要殺他。不想曹州府是強盜最多的地方。府衙門的衛隊和頭目。着實有幾個好手。胡成剛到上房屋上。就給人看見了。一齊喊起拿人來。展眼間就有幾個人飛身上屋。來拿胡成。一個人劈面一刀砍來。胡成用單鞭一擋。覺得十分沉重。就吃了一驚。跟著第二個人一刀又到。胡成急忙格過。第三個人的流星鎚。又兜着脚面繞來。胡成一縱身跳開。一丈多遠。想一想勢頭不好。就且戰且走。逃出衙門。三個人在後面緊緊的追來。胡成一面逃着。肩頭上早中了一鏢。一路逃出府城。三個人還是緊緊跟着。胡成

龍王

第九十回

肩頭上已經帶傷。又要防備他們的暗器。腳底下就透着慢起來。後面三個人一齊趕上。胡成知道不好。拚命一縱。縱出有五六丈遠。撒腿又跑。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分。對面來了幾條黑影。喝一聲站住。胡成忙說。後面有公人追趕。朋友不要攔阻。對面的人聽了。就放過胡成。一字兒站着。一轉眼的功夫。後面的人已經追到。耳邊也聽得喝一聲站住。迎面飛過幾件暗器來。追的人疾忙閃過。看一看後面無人接應。又不知道對面還有多少人。就齊齊的打一個號子。退了回去。這幾個人就是抱犢山的頭目。救了胡成。替他起出鏢來。幸而不是毒藥鏢。又打在硬處。沒有什麼要緊。胡成給這一逼。就不容他不入夥。也當了抱犢山上的一個得力頭目。如今聽得賊官要在利國驛經過。就自告奮勇。要去報仇。蘇崐生叫他帶四十個弟兄。前去劫奪。又怕賊官的行李沉重。一

定有護送的達官。蘇崐生又親自同着林玉榮帶人接應。更派了精細夥計往前站探風。只見這個賊官的行李果然沉重。幾十個大箱子。兩個人抬一個。都抬不動。店裏的人都趕着賊官叫房大人。又是一身素服。夥計們看着知道一定不錯的了。就候着他一行輜重出了店門。把牲口加上一鞭。趕來報信。這時候天剛大亮。遠遠的已見一行車馬慢慢行來。到了一個山坡左側。就聽得一枝响箭飛上半空。跟着山坡側面。潑辣辣的跑出幾十騎馬來。胡成一馬當先。問着頭一輛車的車夫道。你們是賊官房世忠的行李嗎。但凡水陸兩路的綠林規矩。旱路上不害車夫。水路上不害船家。車夫一聽响箭。大家知道是响馬來了。一個個把牲口喝住。停下車來。胡成喝問賊官在那裏。車夫們把手指着後面道。那後面騎着牲口的。不是房大人嗎。胡成聽了。一馬迎上去。早

見一個渾身素服的人。騎着馬趕過來。大叫我姓房的只吃山東一口水。從沒有貪賊枉法過。如何驚動了綠林好漢。你們那一位是首領。請來打話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胡成一馬已經飛到。咬牙切齒的道。你這個賊官。還在這裏假撇清。不要走。看刀。舉起刀來。往下就砍。斜刺裏一聲大叫。不要動手。一團光華閃爍的東西。飛到面前。比離弦的箭還要快些。胡成聽了這一聲。手裏的刀。不由凝了一凝。正是

深林鳴鏑聞餘响。大道飛鏢吼黑風。
不知來者是誰。賊官性命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龍球

第九十回



第二十回 蚩蜚分花鳴鎗驚霹靂 鴛鴦落水貪吏失頭顱

胡成正咬牙切齒的舉刀對房世忠便砍。忽然斜刺裏飛來一團光燦燦的東西。大叫不要動手。胡成的刀凝了一凝。這團東西已經一陣風滾過來。把胡成的刀擋得一擋。好似一座泰山般的沉重。把胡成擋得撒手拋刀。連一個身體都飛了起來。飛出去有二十來步遠。胡成背後的人看了這般情形。大叫風緊。林玉榮在蘇崑生的前面。離胡成不過三十來步。一眼見胡成和身體飛了起來。知道遇了勁敵。如飛的趕過來。也給這一團東西一擋。林玉榮的身體也擋得平空飛起。幸而林玉榮的輕身功夫實在已到絕頂。手裏的刀也沒有拋出去。借着這一擋的勢。索性往上一聳身。直飛入半空裏去。在空中一沉身。方纔落下。

地來。叫一聲好傢伙。蘇崐生接着趕到。縱身過去。也是這樣一碰。蘇崐生一聳身。縱入空中。縱到房世忠馬前立定。才看清了這一團東西。是一個老道士。銀鬚飄拂。面貌清奇。手中挽着一對雙鞭。竟有手臂般粗細。威風凜凜的。立在中間。把右手的鞭。指着蘇崐生道。你們休得認錯了人。這位方大人。是山東合省有名的清官。你們怎麼把他認爲賊吏。豈不錯害了好人。若是我遲到一步。這還了得。綠林的英雄。却殺清官。這是敗壞江湖名氣的勾當啊。蘇崐生同林玉榮給他方才這一擋一碰。嘗着他的厲害。方才知道人外有人。天外有天。自己的本領不算什麼。更聽他說把清官認作賊官。不覺大驚道。這不是做過曹州府丁憂回去的賊官房世忠嗎。老道士呵呵一笑道。這位是曾任濟南府武定府丁憂回去的方士宗方大人。不是房世忠。若是房世忠的話。他的



輜重有二十名馬隊。和十幾個鏢客護送。如何會運衛隊都不帶一個。蘇崐生楞了一楞道。昨天探盤子的回來。說他就是房世忠。而且幾十個箱子。都十分沉重。如何會認錯了人。方士宗聽了道。你們只道我的箱子裏有金銀寶貨嗎。來來。今天給你們看看。說着就叫人來。把箱子打開。給他們看。一班車夫同家人聽了。方才慢慢的挨過來。方士宗指着。一個最重的箱子。叫他們打開來看時。是幾十方大大小小的端硯。和幾塊古磚。又打開一只來看。滿滿的都是書。方士宗指着對他們說道。你們信了嗎。如若不信的話。不妨一起打開看看。蘇崐生等看得目定口呆。只說這是我們的不是。請方大人原諒。又叫過探盤子的夥計來。問他因何謊報。夥計忙說他們的車夫。和打尖的店裏。都說是房世忠。又見了這般沉重的箱子。所以認定了就是賊官。而且房世忠是戴

孝的。這位方大人也是一身素服。不由我們不信。蘇崐生道：你晒盤子不是晒了一年。箱子裏是不是金銀。你都看不出。你還晒什麼盤子。夥計不敢開口。低着頭。諾諾連聲的。站在一旁。蘇崐生喝退了夥計。就對方士宗深深一拱道：在下蘇崐生。和師弟林玉榮。只因給那些貪官蠹役。逼得無路投奔。沒奈何走了這條路。但是只劫貪吏。不害清官。今天冒犯了大人。實在抱愧得很。方士宗聽了蘇崐生三個字。忙問你叫蘇崐生。是不是狼山總兵。打死國人龍的蘇崐生。蘇崐生道：就是在下。方士宗嘆一口氣道：聞名久矣。今天幸會。像你這般立了無數戰功的國家。梁棟。可惜入了綠林。竟沒有人替你申雪。我們官場中人的無心肝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蘇崐生聽了。不覺也是一聲長嘆道：方大人。我十年血戰。伺候了許多欽差大帥。只有年大將軍一個人。是我的知己。今天

遇着了你可算是我姓蘇的第二個知己了。說着回頭叫胡成呢。胡成方纔雖然跌了一交。恰沒有受傷。聽得首領叫他忙答應一聲。走到面前。蘇崐生道。你派幾個妥當的弟兄。遠遠地跟在方大人後面。一路護送。出了淮安地界再回來。一路上有了什麼事。他們不用打算回來。銷差。方士宗說用不着你們派人護送。恐怕露了風聲。不當穩便。蘇崐生道。我叫他們在暗地裏跟隨。決不露面。方大人儘可放心。方士宗只得由他。看一看日光。大約有辰牌光景。就先對老道士道謝一番。說。今天若不是足下相救。縱然沒有性命之憂。老小家眷。都要受驚不淺。請問煉師高姓。老道士道我俗家姓馬。自幼出家。向來不管閒事。今天一來怕傷了大人的性命。二來替綠林保住了聲名。所以出來作一個解紛的人。大人是天下清官。我們理當保護。只救護來遲。大人不要見怪。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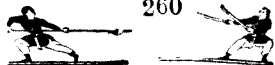
是了。林玉榮聽着他們說話。一面把老道士打量一番。不覺驚道。老英雄不就是我們山上禹王廟裏的老當家嗎。我們真是凡胎肉眼。不識英雄。老英雄還要原諒。老道士一手抹着長鬚。笑道。我在禹王廟裏住了四十年。山上的人。沒一個知道我會武藝。今天實在是倉卒之間。怕你們萬一害了清官。豈非江湖上的笑柄。所以不得不破格下山。兩位頭領休怪魯莽。蘇崐生同林玉榮齊說道。老英雄武藝高強。我們實在望塵莫及。還望老英雄多多指教。老道士笑道。老朽年邁無能。有何本領。敢當誇獎。說着。方士宗縱馬過來。和大家告別。帶着行李走了。蘇崐生和林玉榮也叫人讓出馬來。給老道士騎。老道士大笑道。這個不用通共到山上纔幾里路。還要騎牲口麼。我先走了。說着。把手一拱。早見塵沙滾滾。老道士的影子。已經捲入塵沙影裏。霎時不見。蘇崐生同林

玉榮不覺撫然。正要率隊回山。只見晒盤子的夥計花得勇。走上一歩。伸伸縮縮的意思。想要說話。林玉榮喝問幹什麼。花得勇要說。又像不敢說。林玉榮道。你這小子。待說不說的。究竟什麼意思。花得勇遲遲疑疑的道。回首領。那賊官房世忠。敢待也要來了。他因爲行李太多。是按站走的。方才的方大人。是破站走的。方大人的住站。就是他的尖站。他今天打過了尖。大概是住利國驛。這天氣已待晌午。看起來申刻前後。他一定要到這裏的。林玉榮聽了。正待和蘇崐生商議。蘇崐生早說既如此。我們也就在這裏打一個尖。等這賊官來了。再收拾他。一班同來的夥計。本來都帶着乾糧。大家就找些水來。胡亂吃了一頓。直等到看日落西山。纔見塵頭起處。一二十匹馬。潑風價跑過來。看了胡成們一眼。勒住了馬。慢慢的過去了。胡成看那些騎馬的人。背上都背着火

鎗。想來是賊官的馬隊。只索憑他過去。不多一會。又是六七匹馬。馬上的都是保鏢壯士。後面一輛雙套騾車。插着鏢旂。鏢旂之後。就是十幾輛車子。兩乘大轎。兩乘騾轎。還有許多騎馬的家丁。帶刀的衛隊。簇擁過來。果然是賊官到了。這幾個保鏢壯士。正走着。聽得一聲响箭。胡成已經縱馬奔來。保鏢的早已準備。各施本領。和胡成等一班人混戰起來。一面大叫你們這班响馬。好生大膽。敢於攔劫官憲。你們不要腦袋了嗎。胡成罵道。什麼官憲。這樣只愛錢不愛民的賊。壞。纔是真強盜呢。罵着。奮勇要冲突過去。怎奈這班鏢客。本領倒也了得。急切間不能取勝。蘇崐生看着胡成同幾個頭目戰他們不下。就一馬飛來。只見一道光華。鏢客之中。有一個已經着了。他一刀。跌下馬去。這時候從騾車裏跳出一個少年。手舞雙劍。奔到蘇崐生面前。蘇崐生急忙抵住。那少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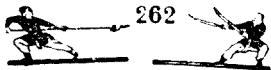
劍光到處。就如兩道長蛇。只在蘇崐生馬前馬後。周圍旋繞。蘇崐生覺得在馬上不方便。就飛身下馬。那少年趁一個空。縱到胡成身旁。把劍順着一送。胡成腿上已經着了一劍。林玉榮也恰好奔來。照着少年的後心就是一刀。少年一騰身。閃開了這一刀。回身着地滾進。和林玉榮蘇崐生兩個。剛剛抵一個住。殺了半天。蘇崐生和林玉榮竟尋不出他的破綻。背後一聲霹靂。來了一排鳥鎗。原來就是方纔過去的馬隊。又回過馬來。就蛺蝶分花般。抄在他們後面。林玉榮和蘇崐生是眼觀六路。耳聽八方的人。這般遲笨的鳥鎗。自然打他不着。恰又打傷了一個頭目。蘇崐生大怒道。林兄弟。你先把受傷的送回去。這裏的事。有我。我蘇崐生要怕了他們這幾個人。也不算年大將軍的先鋒了。那少年聽了驚道。你就是當初年大將軍的先鋒。現在各省嚴拿的蘇崐生嗎。蘇

崐生道：天下還有第二個蘇崐生嗎？那少年忙叫大家住手道：我叔叔當初也是年大將軍的部將。我叔叔就是辛雲龍。我叫辛璧光。這一次受了房知府的聘。替他保鏢。看起來他的人多。我就是袖手旁觀。諸位也未必劫得去。不如叫他送幾千銀子出來。作為諸位的一飯之敬。大家留個交情。日後也好相見。蘇崐生聽了。想一想雖然有些不甘心。然而他的話恰委實不錯。看着這般風色。前有鏢客。後有馬隊。劫人的倒反給他們包圍了起來。料想胡成的仇。今天是報不成的了。只好隨後再說罷。蘇崐生想罷。就說你令叔既和我是同寅。大家留個交情也可。只是既說到留個交情的話。我們塵土不沾。拍腿就走。這送幾千銀子的話。再也休提。我們冲着你姓辛的面上。就算結了。辛璧光聽了道：這叫我怎麼下得去呢。蘇崐生笑道：你有什麼下不去。你要一定送出幾



千銀子來。那就是叫我們下不去了。而且還有一句話。得說明在前。你尊駕既和我們講江湖上的交情。在我們這一路上。自徐州下至淮安。包你沒有一點兒風吹草動。至於送到了地頭以後的事。你尊駕就不必問了。我們後會有期。說着。一回頭。問林玉榮道。師弟。你說我的主意對不對。林玉榮說師兄的話。一些不錯。我們就此告辭。兩個人和辛璧光拱一拱手。叫一聲再會。一霎時騰身上馬。一聲號子。登時轉過山坡。一齊退去。辛璧光看了十分贊嘆。暗想綠林中真有能人。這兩個人的功夫真俊。我雖然一個人抵他們兩個。沒有吃下風。然而久戰起來。恐怕難免吃虧。如今只要把這一踏鏢送到了揚州。就算交代過去。以後的事。我自然不問了。想着。就催趲趕路。一路到了揚州。果然平安無事。房世忠要留他在家護院。他如何肯答應。苦苦的辭掉了。自回濟南。房

世忠在揚州住了半年多些。起先深居簡出的。不大出門。後來漸漸的也到各處應酬游覽。揚州的小金山和瘦西湖。是最有名的所在。一到夏天。大家都雇了游船。到瘦西湖去乘涼。房世忠雖然積了幾十萬造孽之錢。平時恰又吝嗇得很。一毛不拔的。到了揚州之後。官場上的人。同他的一班親戚朋友。請他吃飯。他從來沒有回請過人家一頓。看着一個錢真有磨盤大小。只有在女人身上。纔肯花幾個錢。除此之外。別人不用打算用他一個大錢。揚州的瘦西湖。本來是天下聞名的。湖裏的游船。弄船的。又都是少年婦女。大約都有一二分姿色。一班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。覺得這種船娘。別有一般風味。紛紛的借着游湖爲名。想要親近這些船娘的芳澤。就中有一個小銀子。生得柳腰蓮臉。妖媚非常。房世忠這個賊官。看上了小銀子。想要娶他回去作第七房姨太。



太。小銀子如何願意。只嘴裏甜密密的哄着他。始終沒有切切實實的答應。只把這個賊官。甜得十分高興。癡心指望小銀子嫁他。除了刮風下雨之外。每天一定要出城游湖。又一定要坐小銀子的船。恰好這幾天風日清和。岸上的桃花。已經落盡。只有沿湖的許多楊柳。綠得嫩油油地。拂水當風。穿烟織雨。倒映着瘦西湖的湖水。搖蕩個不住。房世忠坐在小銀子的船裏。看着小銀子十指尖尖的。立在船頭盪槳。高高地挽着一個螺髻。纖纖瘦瘦的腰肢。伶伶俏俏的身段。情人眼裏出西施。看得房世忠心裏發痒。忍不住跨出艙來。一把拉住小銀子的手。把一個身體緊緊的偎着他。笑道。你叫你妹子盪槳不好嗎。你看頭上汗都出來了。拿出一方手絹來。要替他揩汗。小銀子恨得蹶一蹶脚道。阿呀。你一個大人。怎樣好意思的。說着。把房世忠一推。一雙俊眼。恰注在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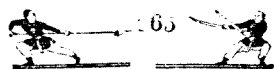
壁船裏的一個美貌少年身上。房世忠不知就裏。偏鈎住了小銀子的香頸。笑道。我們已是夫妻。你還怕什麼。小銀子恨極了。死命一推。船身一側。後面飛來一只小船。船裏一個大漢。跳上船頭。厲聲喝道。房世忠。你這賊官。認得胡成麼。話猶未了。房世忠的船。早已拍通的翻了過來。船底朝天。鴛鴦落水。正是

朱雀舫中人不見。瘦西湖畔水如天。

不知何故翻船。且待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一回 石球登絕頂道士收徒 童子拜觀音佳人中計

房世忠正同小銀子調笑。小銀子的一雙俊眼。恰只看着隔船裏的一個少年男子。猛可的拍通一响。房世忠的船早翻了過來。把房世忠小銀子同房世忠的兩個家人。小銀子的妹子小桃子。一齊翻落水裏。大家看了。齊齊的發一聲喊。說快救人。就有許多划船上的男子。紛紛的跳下水去救人。瘦西湖的水。本來不很深的。一霎時早把房家的兩個家人救起。小銀子姊妹。本來會些水性。也水淋淋的自己冒了起來。只有房世忠一個人。影踪不見。打撈了多時。也打撈不起。大家都十分詫異道。這瘦西湖裏從來沒有翻過船。水既不深。又沒有風浪。怎麼會獨獨的翻了他的船。又獨獨的不見了他的人。這裏頭必有緣故。大家三



三兩兩的猜疑。早有房世忠家裏的人和他的兒子。得了信飛趕出城。揚州府和江甘兩縣也趕了出來。叫了無數的漁船游艇。各處打撈。幾乎把一個瘦西湖翻了轉來。這房世忠的屍身。依然和大海尋針一樣。杳無音跡。揚州府和兩縣知道這事蹊蹺。就把小銀子姊妹帶到衙門訊問。也訊不出什麼來。隔了兩天。在灣邵地方沿河大樹下。發現了一個死人。腦袋沒有了。看不出是誰。樹上恰貼了一張告示。說賊官房世忠枉法貪贓。害民悞國。應卽就地正法。以儆貪邪。特示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。灣邵地方的地保。連忙趕進城去稟報。無非是地方官踏勘通緝屍屬買棺成殮。這都不必去說他。蘇崐生同林玉榮回到山上。第一件要緊事先要去尋禹王廟的老道士。禹王廟雖是抱犢山的大寨。廟後原有許多草房。老道士師徒幾個。就都住在草房之內。草房之後。就

是抱犢山絕頂的高峯。恰隱在主峯後面。差不多看不見的。這一座山峯。雖然不過三丈多高。竟像一枝石筍一般。蘇崐生們都沒有上去過。以前一班強盜佔據了抱犢山。不過叫山上的人一概聽他們的指揮。並沒有變動他們的組織。所以老道士的師傅。原在抱犢山上做禹王廟的當家道士。一直沒有換過人。直到老道士死後。大徒弟接下去當家。帶着幾個師弟和徒弟。在山上種田。山上的人。也只當他普通山民一般。蘇崐生來了。更沒有留意。只認識禹王廟的當家。是一個髯長及腹的老道士。這一次給他認了出來。一到山上。就到廟後去拜訪這位老道士。到了廟後。一問老道士的徒弟。說師傅在山頂上呢。林玉榮抬頭把峯頂高低打量了一下。問你們能上去通報一聲麼。就說我們兩個人求見。一個歪毛小辮的小道士。答應一聲道我去。說著。見他走到

峯根把右脚踢起一個圓圓的小石球。把石球踢到峯根。却用兩腳替換着把石球踢上山去。這座高峯。好似一枝石筍。其陡非常。這十來歲的小道士。竟用走牆之法。用脚尖抵住山石。一路轉輾。把石球踢上山去。蘇林二人看了一個小道士。竟有這樣功夫。用走牆的法子。上三五丈的高峯。說起上山。本來原不難。可是他一路踢着一個石球上山。比空身上去要難幾倍。雖然這石球圍圓不大。看上去不過七八斤重。已經是蘇林二人所做不到的事。不由面面相看。看着小道士上去。一會兒的功夫。小道士下來了。他這下來。又是另有一工。把背脊朝外。臉朝着裏。一步步退下來的。依然還把這石球帶了下來。一路退着。一路轉着。霎時間已經到地面。不改色。笑嘻嘻的說道。師傅請二位首領上去呢。蘇崐生聽了。想了一想。不由爲難起來。看着這樣烏毛黑嘴的小道



龍王

第一一第

士恰有這般本領。能把一個石球踢上山去。如今請他們自己上山。要照着這個樣兒上去。估量自己沒有學過這一套功夫。料來做不到。要不照這個樣兒上去罷。未免給人家看得連一個小道士都不如。這綠林裏頭。是用不着財勢的。財勢只好欺壓奴婢。武藝纔能鎮壓人心。要當綠林的首領。非有過人的武藝不行。這叫做錢壓奴婢。藝壓當行。蘇崐生林玉榮的武藝。原是合山第一。所以一班部屬。一個個都伏伏貼貼的十分敬服。現在忽然給一個小道士比過去了。這座山上。他們如何還立得住。所以蘇崐生看着林玉榮。面上很露出爲難的神氣。林玉榮知道他的意思。就說師兄我們只管上去。我們是來拜訪高人。不是較量本領。上去何妨。蘇崐生聽了。覺得有理。這才大家施展飛雲縱的功夫。平地一飛身。嗖的一聲。就上了峯頂。看峯頂的平地。不過一畝左



右正中蓋了一座茅棚。老道士早在棚外笑吟吟的躬身相迓。他們說的什麼話。山上的人都不知道。但是從這一天起。蘇岷生和林玉榮都拜了老道士做師傅。每天早晚必到老道士茅棚裏問安。這時候林玉榮的老太太同岳秀君都已搬到石門山上。岳秀君聽得老道士有這般本領。也要拜他爲師。就同着林玉榮到了山頂。茅棚裏老道士受了岳秀君四拜。起來侍立。老道士把岳秀君仔細一看。忽然失聲嘆息道。可惜可惜。二人急忙根問。老道士說此時說也無益。日後自然明白。林玉榮夫婦都是豪邁倜儻的人。雖然當時覺得一驚。隔了幾天。早已不放在心上。岳秀君自此也就住在抱犢山上。但因爲他婆婆住在石門山。每隔三兩天。一定要回到石門山去一躡。好在石門山離抱犢山只有十五里。騎着駿馬。一會兒就到了。岳秀君單人匹馬。從抱犢山回來。

離石門山不遠的地方。迎着斜陽的光線。一路跑來。正是十月裏。天氣一路上楓林夾道。紅葉流丹。映着斜陽。覺得十分好看。更兼林容斂黛。山色浮青。二色交輝。格外來得有趣。岳秀君看看將到石門山口。只見一騎馬迎面飛來。看那匹坐下的馬。甚是騰驤蹕厲。料來馬上的人。也不是等閒人物。只背着斜陽光。看不清他的面目。對面來的人。却借着陽光。把岳秀君看得清清楚楚。連忙勒住了馬。跳下馬來。叫一聲秀妹妹。你還認識我麼。岳秀君聽得他叫秀妹妹。不覺心上一驚。連忙勒馬看時。認識是他娘家姑表哥。哥哥陳超然。雖然相隔多年。容貌還依稀可辨。由不得心上又是一驚。只得也下馬問道。你從那裏來的。超然道。我特來奉候。還有幾句話要請教。請教。秀君含怒道。你還有什麼話要請教我。有話不妨到家裏去說。超然搖手道。這是我們兩個人交涉的事。

用不着到你府上去。而且你已經嫁了姓林的。你府上就是姓林的家裏。也就是強盜頭兒的山寨。我去很不方便。就在這裏說幾句罷。好在只有兩句話。秀君聽他牽枝帶葉的混說。臉上已經變色。就說你知道我嫁了姓林的。就不該說這般無禮的話。如今也不來和你計較。你的兩句話趕快說罷。我還有事要回去呢。超然道。這兩句話很乾脆。第一句是從前的話。一概不用題了。我們只當做了一場惡夢。重投了一次人生。秀君聽了點點頭道。第二句呢。超然笑道。第二句就是問你還跟我呢。還是跟林玉榮。岳秀君不覺大怒道。放你的狗屁。虧你還是個人。竟說出這種話來。從前我父親給你沖撞了一番。氣得生病。死了。香姊姊又給你害死。我正要替他報仇雪恨。如今你反放出這種屁來。還不讓路讓我過去。超然微微一笑道。你還把我當作以前的陳超然嗎。如

今閒話休提。只問你肯跟着我走不肯跟着我走。你要是肯的。立刻同着我走。如若不肯的話。陳超然說到這裏。眼中已經放出凶光。岳秀君也氣得花容失色。也不答話。一伸手就是一掌。陳超然沒有防備。急閃時。左頸上已經帶着了一下。打了一個躡踵。岳秀君指着他罵道。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。還敢胡說。我今天結果你的性命。和我父親報仇。也好給你死了的老婆。出一口怨氣。說着。搶近前拳腳交下。陳超然也大怒相迎。兩個人一交手。岳秀君就不覺暗暗吃驚。想六年前的陳超然。功夫比她差得很遠。她出一只手。陳超然就要吃跌。怎麼如今的手段。比前大不相同。一拳一掌。使出來都有風聲。力量也十分充足。岳秀君本來把他不在眼中。他一拳下來。岳秀君隨手一格。那知這一拳甚是沉重。蓋着岳秀君的一條粉臂。直壓下來。險些壓到岳秀君的頂上。看

着這一拳是着上了。幸而岳秀君身段伶俐。見這一拳沒有格得過。拳頭已到頂門。疾忙把頭一偏。順手在陳超然的臂上一削。借一個勁。往左首一縱。陳超然不防被她這一削。掌風飛到脅下。也是一個踉蹌。兩下各吃一驚。岳秀君才知道陳超然大非昔此。就小小心的和他動手。一來一往的鬥了一回。不分勝負。看看天光黑了。陳超然一低頭。兩手合掌着地。使一個童子拜觀音。岳秀君不敢怠慢。也一低頭。使一個平林臥虎。身體剛往下一蹲。不防陳超然變了拳法。一腿從雙掌底下飛出來。岳秀君急躲不迭。肚臍下受了陳超然脚尖略略一點。岳秀君不等着重。早已一個反折舫斗。翻了出去。想起他這一路少林拳。本來已經很厲害。如今忽然在半中間變作猴拳。自己竟沒有見過這一路解數。猛然想起在師傅那裏新學得的五行拳。本是專破猴拳的。就忙

忙把五行拳使出來。這五行拳極其厲害。不單是能破猴拳。無論各種拳法。五行拳都可以破。岳秀君一施展她的五行拳。陳超然就有些慌了。他雖然認得是五行拳。他却沒有學過這路拳法。又知道五行拳是最厲害的。拳法裏頭。沒有可以破得五行拳的解數。所以不由就有些手脚慌忙起來。更兼岳秀君給他點着了一下。心中更加生氣。一使開五行拳。就用最厲害的殺手拳法。女媧補天和五丁開山。先一聳身。在陳超然頭上飛過去。陳超然趕緊回身招架。她腳還沒有着地。身體往前一撲。一個身體。平平的。兩只金蓮。倒搶入陳超然胯下。陳超然剛得回身。如何防得迭。他兩只金蓮的後跟。已經和陳超然身體碰着。陳超然嚇出一身大汗來。順勢往上一騰。直騰起有一丈多高。纔算躲過了這一下。她兩手在地下一捺。又在地上一個旋風舂斗。直打入半空裏。



去勢如飛鳥的直落下來。比陳超然落下來的身勢更快。在陳超然還沒有落地之時。岳秀君已經泰山壓頂般追下來。陳超然天靈蓋上。早着了一拳。這五行拳的解數。何等精奇。陳超然躲過了第一手。女媧補天。第二手五丁開山。再也躲不過。何況岳秀君又是用着全力打的。陳超然着了一拳。早打得他腦漿迸裂。三魂七魄。蕩蕩悠悠。去和他冤枉死的結髮之妻。在黃泉路上會面去了。後面塵頭大起。三四匹馬遠遠地發喊趕來。岳秀君這一驚不小。正是

龍腦焚時偏入夢。麝臍點處終銷魂。

不知來的是不是陳超然的同黨。且待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二回 羅衣委地弱質露霜膚 妙手醫傷香臍留黑影

岳秀君打死了陳超然。心上又覺得有些愴楚。看着後面塵頭起處。數騎飛來。一想不好。這來的是別人還好。如若是陳超然的餘黨。那時我已經力乏。而且孤掌難鳴。這就糟了。想着。已聽得馬蹄亂响。當先一騎遠遠地高叫秀君。秀君聽得是林玉榮的聲音。心中大喜。忙忙高聲答應。林玉榮一馬已經飛到。原來抱犢山與石門山之間。多有他們的巡邏馬隊。這幾個馬隊見了岳秀君同陳超然動手。他們知道石門山裏。現在沒有什麼人。就急忙忙的報到抱犢山去。他們報信的方法。也很快。是一個傳一個的。巡邏隊得了消息。就用一種口號。一個一個的傳過去。一霎時早到山腰裏的傳事房。傳事立刻寫了幾句事由。繫在鴿

子脚上。放起鴿子來。一霎時又到了山頂。同如今的電話電報也差不多。蘇崐生同林玉榮聽得岳秀君和人在石門山口打起來。急忙下山接應。林玉榮事屬關心。關心者亂。自然格外性急。一匹馬跑在前邊。及至見了岳秀君安然無恙。又見一個男子死在一旁。忙問是什麼人。秀君不覺臉一紅道。這就是我姑母的兒子陳超然。我爹爹的一場病。就是給他氣出來的。我和他六年不見。今天忽然在這裏遇見了他。他竟敢對我胡言亂語的混說。要我跟着他走。我和他動起手來。險些着了。他一腿。給我用五行拳打了他一拳。不想就把他打死了。他雖然可惡。究竟是我姑母的兒子。從來人死不結仇。叫人好好辦具棺木。把他裝殮好了。送回他家裏。也就算了。林玉榮自然照辦。蘇崐生要去看看林老太太。就同着林玉榮夫婦兩個。到石門山去住了幾天。林老太太的

病好了。就又一同回到抱犢山。見了老道士。老道士看了岳秀君一眼。就不覺大驚道。不好了。你和那一個動過手的。你肚子上受了傷。你不知道麼。而且這傷不止一天。已經有四五天了。一個月後。一定要發。這怎麼樣呢。岳秀君夫婦和蘇岷生聽了。一齊大驚。秀君忙把那一天和人動手。給他點了一脚尖。却只在皮膚上碰得一碰。沒有傷動筋絡的。話說了。老道士頓足道。你覺得沒有傷筋動絡。可知你的氣分上。已經受了傷。他用什麼拳法點的。這般厲害。秀君說他先是少林拳。忽然變成了猴拳。所以給他點着了一下。老道士嘆道。可惜可惜。你怎麼不在受傷之後。就來告訴我。直等到這四五天之後。纔來呢。秀君忙問可有什麼解救的方法。老道士只是搖頭道。你若早來。還可解救。現在已經傷入筋脈。叫我如何解救呢。林玉榮不聽猶可。一聽這一句話。只覺頭

上颺的一聲。早嚇得魂靈出竅。滿眼裏垂下淚來。連忙拉着秀君。一同跪下。磕頭如搗的哀求老道士救命。老道士閉目合睛。坐在蒲團上。一言不發。蘇崐生在旁邊看不過。也幫着他們跪下來求師傅開恩。救救徒弟的性命。老道士只是不開口。三個人跪着。又不敢起來。足足的跪了有一個時辰。老道士纔睜開眼道。你們兩個人既要救他的性命。快給我採些藥料來。一個到七里崖去取七寸向南的桃枝。一個到石門山龍池旁邊去採一根向北的紅蓼。快去快來。可不要耽擱啊。兩人聽了。連忙答應一聲。分頭自去。岳秀君還跪在地上。不敢立起來。老道士望着他一笑道。你起來罷。岳秀君雖是武藝高明。然而究竟是一個女子。在這山頂石上。跪了足足的兩個時辰。地上又有碎石。如何禁得起。好容易纔立了起來。老道士叫他立近身邊。細細的看了一看。連連

搖頭道。你把衣服脫下來。岳秀君聽要叫他脫衣。面上由不得一紅。老道士嘆道。你的性命已經九分九厘不是你的了。止有一厘希望。就在這一看裏頭。何必還要怕羞。岳秀君聽了。格外驚皇。想一想果然連性命也在有無之際。還怕什麼不好意思。就咬一咬銀牙。把上蓋衣服脫下。止留了一件貼身短衫。老道士還叫他脫。他如何好意思再脫。老道士說。我這樣大年紀。做你的祖父也可以的。況且這是看病。假如你生了外症在身上。難道也不肯脫給醫生看嗎。秀君沒奈何。只得脫了衫子。露出一身霜雪般的肌膚。老道士看了一看。問點傷的在什麼所在。秀君實在不好意思。閉了眼睛。把手指一指肚臍之下。老道士又要他把褲腰拉下些。他略一遲疑。老道士忙說這種千金一刻的時候。性命交關。如何遲得。你不肯給我看。那我就沒法可想了。秀君硬着頭皮。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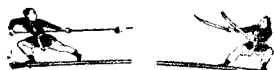
褲腰拉到香臍之下。依然羞得緊閉雙睛。再不敢張開來偷看。猛聽得老道士說一聲罷了罷了。秀君耳中聽了這四個字。宛如一桶冷水。當頭直澆下來。正在難受。不防老道士飛起一腿。對準岳秀君香臍之下。就是一脚。踢得岳秀君大叫一聲。驀然悶倒。一張粉臉。白得就像紙錢灰一般。竟死了過去。老道士不慌不忙的。抱起秀君。把他放平在草棚裏一張席上。先把岳秀君兩手的脈。又候一候他的鼻息。覺得有些呼吸。又細細的在踢的所在一看。見已經在臍下露出一塊隱隱的青痕。老道士大喜。忙伸開右手。捲起大袖。手背朝上。手心朝下。離岳秀君的身體約有三尺。把手心對着這塊青痕。虛作盤旋摩撫之勢。一面摩着。只見岳秀君的肚子。周圍不住吸吸的跳動。老道士目不轉睛。望着秀君的肚子。右手盤旋了一會。又換左手。摩到後來。把手背朝上一抬。

岳秀君的身體也往上一抬。只見這塊青痕。始而帶出淡淡的紫色。變作青中帶紫。後來又變作深紫。漸漸由紫而黑。那範圍也由小而大。始而不過一寸多圍圓。後來漸放漸大。放到四五寸圍圓。一塊黑色的深斑。這時候老道士兩手在岳秀君肚子上。盤旋得非常之快。覺得岳秀君肚子上有熱騰騰的氣。直蒸出來。漸漸的毛孔裏。迸出一顆一顆的汗珠來。老道士的兩手。更加轉動如風。額上也不覺津津汗出。岳秀君的額角上。鼻渦裏。同時發汗。老道士喝一聲好。兩手往上一翻。岳秀君倏然坐起。睜開兩眼。叫一聲阿呀。林玉榮已經取了紅蓼。飛身回來。剛剛縱上山頭。只聽得岳秀君氣短聲低的叫了一聲阿呀。林玉榮聽得聲氣不好。急得也同時叫出一聲阿呀來。把紅蓼望地下一擲。飛身過來看時。只見岳秀君雲鬢蓬鬆。衣裳不整。上半身霜雪肌膚。統統露着。

而且一個妃色抹胸也袒開了。半露着雞頭軟肉。褲腰更直褪到腰下。連肚臍也露出來。地上一條蘆蓆平平放着。這原是本來有的。岳秀君就低着頭坐在席上。若在表面上看起來。分明是雲雨初收。中衣未整。若不是林玉榮素日信得過他夫人志芳行潔。而對面的男子。又是自己。和秀君的師父。更是七八十歲的高人。明知道斷無苟且的事情。若是換了別一個人。就少不得要拚個你死我活。但是這種情形。畢竟叫林玉榮十分詫異。看着岳秀君星眸半啓。神氣疏慵。急忙搶到秀君身邊。蹲身下去。連問秀君你怎麼了。爲什麼坐在地上。秀君睜開眼來。看了林玉榮一眼。心上還有些半明不白的。只牢牢記着師傅罷了罷了。的一句話。認定自己的性命不保。就不覺眼中垂下淚來。林玉榮看着十分難受。忙抬頭問老道士道。師傅他到底怎麼了。老道士哈哈的笑。

道。怎麼了。好了。這好了兩個字。好像電氣一般。兩個人不覺精神大振。秀君也抬起頭來問道。師傅我好了嗎。老道士道。好了。如今不要緊了。快穿好了衣服罷。岳秀君聽了這一句。纔想起自己身上。竟是光着半身的。這一羞。真是非同小可。趕忙如飛跳起。不料褲腰已經褪下一截。他一疊勁跳起來。纖腰一動。這褲腰竟條地往下一落。搶也搶不及。幸虧林玉榮還蹲在地下。沒有立起來。疾地伸手一托。纔把岳秀君的褲腰托住。羞得岳秀君滿面通紅。急急的拉上褲腰。搶過一件衫子。往身上一披。又着好了棉襖。林玉榮已經一眼見了他肚子上的黑斑。驚問你肚子上怎麼變了顏色。岳秀君自己不知道。只說沒有。林玉榮再要問時。蘇崐生已經飛到。把一枝桃梗。送給老道士。林玉榮見了。想起自己取的蓼花。慌忙在地上檢起來。也恭恭敬敬的雙手遞上去。老道士

一手接過來。說一聲用不着了。隨手一拋。把那一枝桃梗和一束蓼花都拋到山下去了。二人莫明其妙。只眼睜睜地看着老道士。老道士說如今用不着了。秀君的傷已經給我治好了。咳。險得很啊。蘇崐生大喜道。師傅已經把弟婦的病治好了麼。是怎麼治法的。老道士指着秀君道。他受的傷。是在小腹之上。肚臍之下。這個地方。叫做鬼愁穴。在這個地方受了氣功的傷。一個月裏頭。一定要周身變黑。黑得像焦炭一般而死。明朝的燕王害死他幾個兄弟。就是用這種拳法。只要把手在這個地方輕輕一碰。立刻就成了致命傷。這種拳法。叫作連環太乙拳。猴拳之中。最厲害不過的。無論或拳或脚。或掌或腿。只要挨着皮肉。就有一股風透進筋絡。散布四肢。若在受傷之後。當時解救。也還不難。若過了三天。就非死不可。從來沒有治法的。今天我瞧見秀君眉下眼上。已



經有了黑氣。知道受了太乙拳的傷。想不出個救治的法子。後來想了半天。想出個法子來。却又不知道行不行。只好姑且試一試再說。所以先把你們兩個打發開了。又叫他脫了上身衣服。更對他說明這條性命一定保不住的了。叫他毫無希望。意懶心灰。身上給山頂的冷風一逼。心上更自分必死。差不多百骸皆弛。趁他閉着眼睛。猛可的在他傷處。點了一脚。用吸氣的功夫。把傷痕吸出來。再用運氣的功夫。把真氣運在掌中。憑空撫摩。往上提吸。叫他渾身的傷。都聚在一處。吸到後來。肚子上由青而紫。由紫而黑。渾身上更發出汗來。這纔算是大功告成。把五臟六腑的重傷。一齊吸出。可是提動了我的真氣。要減去我幾天服氣的功夫。這一次總算是出於意外的成功。也是秀君的命不該絕。至於叫你們去尋蓼花桃梗。不過要調開了你們兩個。省得他分了神。

思。既不肯脫衣服。又不能夠萬慮皆空。醫治起來。渾身的傷痕不見得一定吸得出。那就枉費工夫了。三人聽了。方纔知道這種重傷。實在不容易醫治。林玉榮又是喜歡。又是感激。第一個跳起來。拜伏於地。說一聲多謝師傅。我夫妻感激不盡。岳秀君也雙膝跪下。一連磕了幾個頭。蘇崐生也幫着拜謝。老道士扶起岳秀君。吩咐不要勞動用力。又給了一包藥給他。叫他分三次吃。三天之後。肚子上黑色退盡。纔算全愈呢。岳秀君連連答應。林玉榮就把岳秀君背在背上。輕輕地飛下山頭。岳秀君面上不覺又紅起來。正是

胸前瑞雪三分白。雨後桃花一面紅。

不知以後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無可奈何縱刀圈霜鋒剖腹
出於意外思影事獨夜驚心

浙江嘉興府邏水鎮。是賣解女兒出產的地方。拳棒技擊。精絕一時。而且都是真正功夫。不是那種江湖上繡腿花拳的家數。各家都有家傳的拳法。傳媳不傳女。只有沒有兒子的人。纔肯把家傳絕技。傳授給女兒。一個鎮上五百多家人家。除了種田做小生意。和開店的而外。倒有三分之一是在江湖上賣解的。江湖上提起邏水鎮的賣解女兒。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但是雖然他們賣解。恰不過借此爲名。好在江湖上結交那班英雄豪傑。把賣解女兒作個幌子。原不指着賣解爲生。暗地裏含着的一種恢復明社的宗旨。全鎮一百多家賣解人家。有四家大戶。就是岳董陳金。這四家隱然就是首領。姓岳的這家主人。叫做岳扶九。據

說是岳忠武的別支子孫。入藉在杭州。後來搬到嘉興府來的。岳扶九的武藝。是合鎮第一。他又中過武進士。做過一任游擊。後來不做官了。這些人就推岳扶九做首領。岳九扶沒有兒子。只有一個女兒叫阿蕙。天生的力大非常。岳扶九的全身武藝。一齊都傳了阿蕙。這阿蕙生得長眉入鬢。鳳目流波。髻挽烏雲。膚凝瑞雪。真是邏水鎮的第一美人。也是邏水鎮的第一勇士。岳扶九愛得就如珍寶一般。想要把他許一個官家子弟。阿蕙不情願。非要武藝和他一般的人。他才肯嫁。岳扶九家的兒女。雖然並不去賣解。恰為一百多年相傳下來的歷史。衆人還依然推他做首領。阿蕙既然要嫁武藝相當的人物。就只好在這幾百家賣解人裏頭。物色本領高強的人物。揀來揀去。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功夫相仿的。這樣的蹉跎下來。阿蕙已經十八歲了。有一個陳家的



兒子叫陳超然。因爲生性風流。看上了一個鄰舍人家的女孩兒。叫倪小香。不知怎麼樣給他勾搭上了。天天在牆頭上來去。這些賣解人家的兒女。都是三四歲的時候。就練功夫的。而且初出娘胎。就吃了若干強筋固骨的藥。更在地上掘一個坑。把各種草藥煎成濃汁。倒在坑裏。將才生出來的孩子。浸在裏頭。只露出一個腦袋。浸過了四十九天。纔算完工。此後每年要浸一次。直浸到十六歲。年年如此。直把這個孩子的皮肉筋絡。浸得同銅澆鐵鑄一般。內服的藥。也吃到十六歲爲止。在這十幾年之內。教他各種功夫。有了這般的體格。自然容易成功。所以這班孩子。不論男女。沒有不會飛檐走壁的。把幾丈高牆。只當作門檻。一般跨來跨去。陳超然和倪小香有了牽絲之後。就這般飛牆走屋。夜去明來。半年的功夫。倪小香已經懷孕。腰肢漸漸的粗起來。倪小香的父



親叫倪阿福。本是個粗莽不堪的人。他帶着倪小香到杭州賣解。倪小香的姿色。本來不錯。兩條細細的修眉。一雙盈盈的妙目。更兼他生來眉目之間。有些鬢蹙。現在又帶了幾分愁悶。越覺得嬌怯怯的。如捧心西子。嫵媚非常。所以賣解的收入。倒也不惡。這賣解裏頭的頑意。本有父缸走索。鑽圈跑馬的。許多家數。鑽圈是用一個藤圈。四面都繫着鋒利的小刀。刀尖朝上。這個賣解女子。渾身繫束伶俐。單着一條褲子。一件貼身小衫。呼的在圈中穿過去。恰恰在四把刀尖的正中間。高低左右了一二寸。就要碰在刀上。而且這空處的圍圓。一定是依着女人的身量做的。差不上一半寸來去。看起來似乎十分危險。其實他們個人看着。倒也不當一回事。這一次倪小香出來賣解。推說腰痛。不肯鑽圈。倪阿福倒也信了。怎奈有一班看客。都要看他的鑽圈。就問倪阿福

爲什麼不鑽刀圈。倪阿福陪笑道。我女兒這幾天腰痛病發了。腰裏疊不起勁來。諸位原諒些。倪阿福話猶未了。就有一個慣使冤錢的色中餓鬼貴少爺。是旗營裏副都統的兒子。亂嚷着道。這不行。我們就爲看他鑽圈來的。既是腰痛病發了。做什麼生意。方才看他走了兩躡索。走得俐落得很。大概就是腰痛。也不要緊。趕快兒鑽一個給少爺瞧瞧。說着。打腰包取出一塊碎銀子。約摸也有一兩來重。噹的往地下一擲。一班無賴的旗人。附和着齊喊一聲。快鑽給大家瞧瞧。咱們大家多撥幾個。倪阿福看看這個風色。是不容不鑽的了。又烏眼珠見了白銀子。就把刀圈立起來。叫倪小香脫衣服。倪小香苦着臉道。爹爹。我今天實在來不得。改一天罷。倪阿福突出一雙紅絲絆滿的眼珠道。不是我要叫你鑽。你還不明白嗎。今兒不鑽不行。快脫衣服罷。倪小香的意思。其實

也不是不肯鑽圈。只爲鑽圈要脫得只賸一身衫褲。有時還竟光着上身。單束一條抹胸。肚子高了起來。沒有一毫躲閃。這是一二則肚子高了。腰圍粗了好些。又不能叫他父親把刀圈的圍圓。特別放得寬些。鑽起來實在有些危險。偏偏的這個貴祿。非要看他脫了衣服鑽圈不可。逼得倪小香無可奈何。當下正在延挨。大家又齊聲催逼道。快些。我們在這裏等着撩錢呢。倪阿福聽了着急。又連連催逼。倪小香萬分委曲。兩淚如珠的立起來。脫了上蓋衣服。把一條汗巾緊緊地束着肚子。一步挨一步的。緊縐雙眉。走到刀圈之前。相了一相。大家又齊喊一聲快些。倪小香沒奈何。咬緊銀牙。聳身一縱。飛鳥般在刀圈中間穿過。大家齊聲喝彩。無數青錢。雨點般直望倪小香身上撩來。往常的時候。鑽過刀圈。就和身跳起。這一次倪小香縱過圈子。睡在地上。沒有起來。倪阿



福看着詫異。走過去要叫他時。仔細一看。阿呀一聲道。可了不得了。原來倪小香肚子上。竟給刀尖劃了一道口子。有二寸多長。鮮血迸出。面色暴變。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暈了過去。倪阿福吃驚非小。看的人也個吃驚。齊齊發喊道。賣解的劃開了肚子了。倪阿福忙叫他兩個姪兒。把倪小香扶起來。細細看時。幸而肚子沒有劃穿。那一道口子。恰自臍下起。直劃到小肚子上。竟有半寸來深。連緊身衫子同褲子汗巾都劃破了。渾身上下。染得好像一個血人。賣解的人。是照例總會做淺近傷科的。隨身也帶有傷藥。倪阿福急忙取出上好傷藥。替他敷好。撕開汗巾。包紮起來。看一看小香。雖然已經像死的一般。口鼻裏却微微的有些氣息。倪阿福知道不要緊。就放了心。又取出末藥。調了開水。慢慢地灌了進去。又叫了一乘轎子來。把小香抱在轎子裏。叫小香一個十五

歲的堂房兄弟倪金生。攔着轎門。如飛抬了回去。再看看那闖禍的貴少爺。早已不知走到那裏去了。那班附和的旗人。見少爺走了。那一個不怕人命干連。也都跟着貴祿。一個個溜之大吉。只有一班旁人。還攔攔作一圈。在那裏看。倪阿福索性做個硬漢。向衆人拱手說道。列位爺們。多承照顧。可惜我這個小女不爭氣。當場挂了彩。這是他帶病失風。慢說沒有死。就是死了。也只好抱怨他自己的功夫不到。武藝不精。與列位爺們無涉。今天少陪了。說着。就抗起刀鎗。和那些傢伙。同着姪兒走了。到了寓處。小香已經醒了。問他怎麼樣。他說傷處痛得很厲害。倪阿福急待解開傷處看時。小香一定不肯。再逼逼他。就哭起來。倪阿福看着血已止了。料來不礙。也就只好由他。又叫他吃些傷藥。也就罷了。過了一夜。小香忽然發起寒熱來。咬定銀牙。格吱吱抖成一片。這樣抖法。

有孕的人。已經吃不起。又吃了幾次活血行瘀的傷藥。就沖動了胎氣。把五個月的一個男胎。掉了下來。倪阿福雖然氣惱。但小香也是個獨養女兒。倪阿福性情雖然粗暴。究竟總有些天性之愛。又見小香一連血暈了幾次。命在垂危。不由急得亂跳。忙忙的請了醫生。替他調治。總算小香命不該絕。這一場病。病得九死一生。醫了一個多月。方纔慢慢的好起來。倪阿福爲着杭州房飯錢很貴。小香既然不能出去賣解。在杭州住不起。在小香略略好些。可以移動的時候。就雇了一只小船。回到邏水。等到小香的病完全脫體。肚子上的傷痕也平復了。可憐倪小香一個如花似玉的佳人。病得風韻全無。腰肢瘦損。雙眉減黛。兩頰銷紅。一天到晚。想起陳超然來。只是淚流不止。倪阿福見他好了。免不得要逼問他奸夫是什麼人。小香被逼不過。只得說了出來。倪阿福聽了



大怒。立刻就奔到隔壁陳家。要找陳超然。陳超然在三天之前。到富陽去了。陳超然的父親陳一飛問他找超然什麼事。倪阿福是極粗的人。肚子裏再也藏不住話。就氣很很地。一五一十說了出來。陳一飛的爲人極爲方正。聽了大怒道。這還了得。我家這個畜生。竟敢做出這種沒出息的事來。你的話可是真的嗎。倪阿福喘着道。不是真的。我難道喜歡當烏龜嗎。陳一飛覺得自己問錯了。就連忙安慰倪阿福一番。只說等我家這個畜生回來。我一定帶着他跪門請罪。拜認丈人。只要你府上不嫌我這個畜生沒出息就是了。倪阿福聽了。情知除此更無別法。只好點頭回去。同老婆和小香說了。小香略略有了些笑容。却又羞得低下頭去。在小香心上以爲這件事是千穩萬當的了。倪阿福心上也覺得陳家是四大家之一。和他們結了親家。連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。



幾分。想起來也很情願。只小香心上有些忐忑的地方。他想着我和超然這般要好。這一次幾乎爲他送了性命。這起病和受傷的緣由。超然雖然不知道。但是我在杭州病了回來。他總是知道的。縱然現在我母親和我住在一房。他夜間不能過來。日裏頭開窗相望。總不至於給人看出破綻。怎麼我病好了十多天。他沒有到窗前來望過一望。我天天冒着秋風。在窗口守他開窗。好和他見見面。竟一次也沒有守到。難道他已經把我丟在一旁了麼。咳。想起來一定不會的。但是他萬一喪了良心。把我竟丟在一旁。我又把他怎麼樣呢。小香胡思亂想了好幾天。好容易聽得說超然明天就要回來了。暗想他一回來。他父親一定要帶他來的。我自然不便出來。只偷偷的看他一看。也是開心的。小香幾天夜裏沒有好好的睡。這一夜却心安夢穩。一到床上。就睡着了。到了

明天。只提心弔膽的聽着隔壁的消息。等來等去沒有來。等得小香心上十分急躁。直等到午後。紅日西沉。纔聽見叩門聲响。小香心中一喜。飛也似的趕到屏門背後偷看時。只見陳一飛一臉怒氣的走進來。只說這個畜生。可真氣死我了。正是

蹂紅躡綠真堪恨。錦怨珠啼總可憐。

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血口噴人風波生剗地 嬌姿着眼咫尺看傾城

陳一飛趕到倪阿福家。氣得面色大變。挺在椅子上。只是喘個不住。倪阿福正預備着要做陳超然的丈人。特地在箱子裏尋出一件老布長衫來。穿在身上。更洗好了幾個茶杯。泡下好茶。耑候新親光降。一聽外面叩門。就連忙走出去。開了大門一看。止有陳一飛一個人。陳超然沒有同來。倪阿福想大概是年輕人。怕不好意思。不肯同來。也未可知。再往陳一飛面上一看。見他面上氣色大爲不對。吃了一驚。忙問爲什麼。陳一飛也不回言。往裏便走。走到堂屋裏。一仰身就倒在椅子上。口中只說這畜生可氣死我了。倪阿福摸不着頭腦。只眼睜睜的望着他。口中問道。你老人家爲何生氣。可是我得罪了你嗎。陳一飛連連搖頭道。

不是的。不是的。我今天特來請罪。我家這個畜生。給我趕出去了。從此我也沒有他這個兒子。他也沒有我這個父親。倪阿福大驚問故。陳一飛跳起來。指手劃脚的道。這畜生今天回來之後。我先把牠罵了一場。要同他到你府上來登門服禮。拜見丈人丈母。你道這畜生怎生說法。他說他一定不要你家令愛爲妻。我問他爲什麼。他又不肯說。問到後來。他竟說你令愛不是閨女。他不能要。我氣極了。要結果他的性命。又給家裏一班人拉的拉。勸的勸。不讓我動手。我只好立刻把他驅逐出門。永不認他爲子。我生出這種忤逆不肖的兒子來。却怎麼對你得起。所以今天只好來登門請罪的了。至於你令愛的事。好在外面沒有人知道。我情願把你令愛認爲義女。和我親生女兒一般看待。將來的置備粧奩。訂婚出閣。都是我身上的事。說罷。就深深地朝上一拱。還要跪

下來叩頭。倪阿福急忙攙住。要想埋怨他幾句。却看着他已經氣到這般地步。不好再說什麼。只說你令郎這般的血口噴人。真是意想不到的。可是我家這孩子。一生一世。却害在他手裏了。陳一飛恨恨的道。你還說什麼。令郎不令郎。這種狼心狗肺的畜生。那裏是我的兒子。如今事已如此。叫我也無可奈何。你令愛面前。還要請你着實的安慰他一番。這畜生雖然血口噴人。我決計不相信。等我揀一個好日。再請你令愛到我那邊見。一見我內人就算了。說罷。覺得再坐下去也無味。匆匆的回頭就走。倪阿福送了陳一飛出去。氣鼓鼓地要進來告訴他老婆和女兒。一進堂後的門。只見女兒仰面朝天的。倒在地上。口裏噴出許多血來。把胸前的衣服。染了一大灘血跡。倪阿福連叫兩聲。阿香不應。趕快彎下腰去。把他抱起。頭上手上。都已冷如冰雪。竟同死人一般。不



由倪阿福不慌。忙高聲叫他老婆道。阿香的娘。快下來。阿香不好了。他老婆正在馬桶上做排洩的工作。聽見阿香不好了五個字。就如轟了一個青天霹靂。轟得他肉跳心驚。忙在馬桶上立起來。一個匆忙。一脚把馬桶蓋踢得老遠。谷碌碌的直滾到房門口。礮的一聲。也顧不得去檢。提着褲子。三脚兩步。奔下樓來。一看小香歪在阿福身上。渾身是血。口裏的血。還在那裏直噴出來。把他嚇昏了。就放聲哭起苦命的阿香來。阿福急得躁脚道。你先不要哭。先把他攙上樓去。我好去請醫生。他老婆帶哭答應。阿福把小香交給他。如飛去請醫生來看。等得醫生趙南星趕上樓來。小香口中的血雖然止了。依然昏迷不醒。只頭上手上。微微的有了些熱氣。趙南星看過了脈。說脈象是不妨的。只怕他身體太虛。恐防要脫。至於這吐的血。倒不礙事。都是肝經所積的瘀血。

倒是吐掉了的好。說罷。就開了藥方。叫吃一劑。再看。倪阿福忙去簇了藥回來。煎好了。灌下去。小香還是昏昏沉沉的。似睡非睡。過了一夜。小香的娘。只是守在床邊。哭哭啼啼的。倪阿福看了。也覺酸心。教他老婆不要哭。給阿香聽見了。不受用。他老婆再也忍不住。不由大放悲聲的。道。還說什麼。聽見不聽見。人都死了大半個了。我的苦命的阿香啊。我也不要活了。一面說。一面號天搭地的哭。倪阿福連忙勸他。那裏勸得住。一口氣哭得回不過來。竟在床上平空直銃下來。銃到一張茶几上。把茶几上的茶壺。茶碗。齊齊的碰在地上。茶几倒過去。又牽倒了幾張杌子。這一片豁唧唧。砰礮拍之聲。其响非常。更兼小香的娘。跌在地上。暈了過去。身軀着地。震得樓板動搖。這一震。纔把小香震醒。一聲咳嗽。兩眼微睜。女兒纔醒回來。娘又厥了過去。急得阿福手忙脚亂。忙忙



的把老婆抱起來。抱到床上睡下。叫了幾聲。也就哭醒轉來。阿福說阿香醒了。你快不要哭。他老婆一谷碌扒起來道。阿香呢。真醒了嗎。兩三步搶到床邊。果然見小香的眼睜了開來。低低說道。爹爹媽媽。我怎麼樣了。阿福搶着說道。你不怎麼樣。你只好好的養病罷。小香聽了。登時想起昨天陳一飛的話來。真是辨不清的冤屈。說不盡的委曲。銀牙一咬。眼前一黑。又噴出一口血來。慌得阿福夫妻兩個。如搯了頭的蒼蠅一般。沒奔一頭處。虧得醫生到了。看過脈息。搖手叫不要慌。他吐的痰血。多吐些不妨。非要吐淨了瘀血。才能好呢。一面說。小香一面吐。又吃了第二劑藥下去。吐血方才停止。只沒有氣力說話。倪阿福把陳一飛要認他做女兒的話。對他說了。他只是搖頭。眼中的淚。就同斷線珍珠般流個不住。一絲兩氣的說道。我對不起爹爹媽媽。我一時糊塗。上了

別人的當。懊悔也來不及。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了。爹爹媽媽。譬如當初沒有養我。只是你們又沒有兒子。叫我怎生捨得爹爹媽媽呢。小香的娘聽了。哭得發痴般。雙手抱住了小香。只說阿香。你要去。我們兩個人一同去。我如今想起來。總是阿福這個天殺的。貪了別人的一塊銀子。生生的逼你鑽圈。弄得你病了一場。身體病到這般虛弱。如若不然。你的身體好好的。就是生病。也不見得就會虛到如此。分明我這苦命孩兒的性命。就送在這老天殺的手裏。我好恨啊。越說越恨。越恨越氣。阿福正在一旁立着拭淚。不防他老婆跳起身來。劈面就是一個嘴巴。阿福出其不意。倒打得半邊臉上通紅。不覺大怒道。你發了瘋嗎。也要趕過來揪他。小香忙說。爹爹媽媽。看在我的面上。不要生氣罷。都是我的不好。與爹爹不相干。倪阿福聽了。不覺淚珠直迸。倪阿福是個戇人。戇

人自有釁主意。他一想我好好一家人家。都是給陳超然這小畜生攪得這般七顛八倒。這還不必去說他。他大不該把阿香騙上了手。又說他不是閨女。把他氣到這般模樣。眼看着是凶多吉少的了。我好好的。一個女兒。爲什麼把性命送給他。這非報他的讎不可。就說阿香。你把性命送給陳超然。這種直娘賊。實在犯不着啊。你快些養好了病。我們兩個人去尋他報仇。叫他認認我姓倪的父女。兩個不是好欺負的。小香聽了。在奄奄垂死之中。好似打了一針十萬倍力的強心針。條地坐起身來道。爹爹。你說得是。咱們報仇去。呼的豁開了被。待要跳下床來。無奈渾身無力。一個頭眩。又歪了過去。他娘忙摟住他道。阿香。不要性急。等你病好了再去不遲。阿福也說阿香。你安心養病。病好了纔好報仇。君子報仇。十年不晚。你把身體養得結結實實的。不愁大仇不報。你

快些躺下罷。小香這時候給阿福一言提醒。千愁萬恨的事情。一齊放下。只一心一意的養好了病報仇。病體就一天一天的好起來。趙南星來診脈時。大詫道。這真真奇怪。脈氣竟同昨天大不相同。好像換了一個人。如今恭喜恭喜。是不妨事的了。阿福夫婦始而聽得脈息和昨天大不相同。只認是不中用了。倒着實一驚。再聽他說恭喜恭喜。自然放下心來。小香一連吃了四五服調理藥。就停了藥不吃。不過一個月。已經復原。依然是楊柳爲腰。芙蓉如面。只以前的倪小香。是一個活潑憨跳。天真未鑿的佳人。如今却婉美端莊。成了個幽麗沉肅的靜女。阿福到外面去回來。和他說起陳超然的踪跡。原來陳一飛是岳扶九的妹夫。陳超然就是岳扶九的外甥。起先岳扶九倒很有把阿蕙給陳超然的意思。因爲他們兩個都是十八歲。才貌相當。論起功夫來。超然雖不

如阿蕙也還相去不多。依着岳扶九。在阿蕙十五歲的時候。就要把他許給陳超然。無奈這裏頭有兩種阻力。一種阻力是陳一飛夫妻兩個。都喜歡大兒子陳卓然。不喜歡這個小兒子。他們的心理上。要娶阿蕙做長房媳婦。不願意把來嫁給超然。一種是阿蕙自己非要有武藝和他一般。或者可以勝過他的人。纔嫁。陳超然的功夫。不如阿蕙兩個人比較起來。陳超然沒有一次不輸的。阿蕙心上很看這個表兄不起。其實陳超然的功夫。也未見得比阿蕙低了多少。他覺得自己比阿蕙大了幾個月。總算是哥哥。有時故意讓個破綻。跌幾交舫。等阿蕙高興高興。又看着阿蕙這般風格。不忍心把他打跌在地上。況且岳扶九要把阿蕙許給超然的事。是祕密的。陳一飛想替大兒子娶阿蕙。却是超然所向來知道的。他雖然有些豔慕阿蕙的心。却知道是哥哥的未來。

嫂子不用想吃這一塊天鵝肉。直到岳扶九宣佈阿蕙要嫁武藝比他好。或者和也一樣的人。超然就跌足懊悔道。壞了壞了。我一路讓他。讓到現在吃的這個苦子。可不在小處。想着就走到岳扶九那裏。扶九本來甚愛這個外甥。又知道卓然的武藝不及超然。就叫阿蕙和超然比武。阿蕙有些不願意。鼻子管裏哼了一聲道。他是我手下的敗將。還比什麼。扶九道。你不要把人太看低了。你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會武藝嗎。超然的武藝。就我眼光看起來。和你也不相上下。你們今天再比一踏給我看看。阿蕙不能不答應。就走進去換了一身衣服出來。這一換衣服。把陳超然看得呆了。正是

衣裳猶浣胭脂色。叱咤時聞口舌香。

不知阿蕙換的什麼衣服。請看下回。便知分曉。

龍球

第二十四回





龍光書局印行